

朝野記言  
九

共十四

1 3  
1491  
9



門 1491  
號 1491  
卷 4-9

禮部

事大

詔使

使价

交隣

譯舌

文廟

太學

書院

科舉

謚法



私家禮制

考官

當在謚法上



事大

我國進貢 太宗親御揀閱有一馬班在下列命置於首  
圍人皆恠之既進 文皇帝見之勅曰朝鮮國王愛我  
首進之馬甚良然後知聖神所見畧同 筆苑雜記

崔提學興孝以善書名嘗書八朝之表不填日月舉國不  
之知 永樂皇帝見之以表密授我國使臣曰若下有  
司必請汝王之罪故潛還送之歸語汝王後勿如是  
世宗大怒即下提學獄將加極刑以無情杖而流之 痛

齊兼語

宣宗皇帝嘗降勅令送耕牛一萬隻于遼東以絹布貿易  
英廟命政府六曹擬議或有欲以羅襪缺少難堪充數



為之辭 上語知申事安崇善曰是議予不取也予至  
誠事大今當此事乃以詐言奏請規減豈理也哉是則  
為山九仞功虧一簣也崇善曰 天下古今之事不過  
邪正二字豈可以邪道事上國乎 東閣記  
中宗反正後遣盧公弼等將王親文武官一千三百餘員  
會本之奏連請誥命于京師其畧以國王之痼疾彌留  
新王之爵命未加王位虛曠已踰一年云云禮部題准  
以為今若允許則王位之定在於陪臣之手再具王妃  
奏奉以來明年春乃賜誥命 神官雜記前者使臣朝京時華  
人或問讓老王存沒譯官不敢直辭以亡為存非徒於  
義未安後將難處今遣相臣萬一禮部言及讓老王存

沒臣意宜以實答之彼若曰其時何不告訃請謚乎則  
對之甚難然必須循理善辭彼若又問汝國譯官去冬  
來言讓老王今尚生存何其言之有異邪則宜答之曰  
其時譯官無知倉卒忌對極為駭愕當治其罪云云 晦

齊集乙巳議略

明宗丁未帝以本國進紙特賜勅書并銀兩付送使臣李  
夔在路車夫等竊其勅書順差賀節使張世傑等奏失  
勅書及糾罪李夔等世傑等回帝補賜所失勅書 錄日月

宣廟戊戌遭丁應恭之誣李月沙廷龜撰奏辨釋甚哲而  
至稱祖宗一段乃曰小邦海外荒僻自三國以來禮義  
名節慕效中國多有倂擬至先臣康獻王一切釐正而

獨其稱號自新羅高麗有此譌誤蓋以國中臣民襲舊承訛相沿而不知改此實無知忌詐以此受罪萬死無所辭柳相成龍以為此大事也今遠者實恐有不測之禍不如闕而不舉 上下教曰君臣猶父子安有可諱事以此受罪予固甘心群議遂定及至京師奏下廷臣雜議諸公讀奏至所陳廟號語大稱歎曰老實老實告君無隱朝鮮真禮義邦也 月沙行狀

宣祖至誠事大凡於表咨文字必親加考閱未嘗泛過而槐院諸官不自製進專委於製述官許澈澈庶孽也識見多不逮其所結撰或不能稱旨 上屢下嚴教至曰公卿置國事於相忘之地而唯一許澈擔當勤勞哀哉

仍命賜許澈某物蓋以澈責群臣也 公私見聞

宣廟自癸巳還都以後嗚息感德未嘗背西而坐又大書再造藩邦四大字以寓慕用之誠丁丑圍城中 仁廟猶率群臣行望闕禮於元朝君臣上下投血相親逮媾成還都也 上於馬上痛哭失聲東陽尉申翊聖曰此足以雪耻中興也自是每值聖節 上私於後苑密伸誠禮北望悲泣嘗讀書至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嗚咽感歎不能成聲遂臣無不掩泣而退及至 孝宗大義皎然如青天白日其答相臣李敬輿之疏曰至痛在心又賜對閔躬重而慷慨論事幾於涕下若天假聖壽則雖未能掃清中原而閉關絕約則優為之矣 充菴疏

宣祖朝該官以王之欽賜冕服長短不適體請改造

王曰吾皇上之賜當服之無數何敢改也予於壬辰蒼

黃西遷之時宮中之物悉棄之惟皇上所賜蟒龍衣手

索提出擬於死時必着此衣而終也其衣至今猶在時

或披見不覺潸下也行狀

國朝以事大為重故堂下文官稱隸習官悉屬視院每朔

二日提調會坐勸課吏文則有旬題白日場漢語則有

別抄又有庭試殿講以之賞罰近來解弛提調會坐日

或有稱病不來者極為寒心芝峯說

我國女子選入天朝侍皇上者無不被寵故權永均

呂貴真崔得霏得為列御后此受俸祿王弇州異典述

所稱外國官以中國職而居外國者是已韓襄節二

妹八天朝召為光祿少卿奉詔須于本國充異典

也識小錄

中官之入朝者代各有之至弘治中勿令選送為我國除

一弊癘孝宗皇帝真聖人也金英太監安東人八朝

為司禮監太監有寵於憲宗不肯奉使於本國曰吾

安敢抗禮於吾國王子其賢矣哉識小錄

長溪黃廷或景文言我國事大文書出墨草每曰國王臣

姓諱此諱字似不可用也今考大明會典宗社祝文

皆書皇帝姓名長溪之言暗合于此月汀漫筆

光海已酉詔祭天使熊化出來禮官欲諱宗號密啟請

造假主洪慕堂履祥以大司憲劾禮官曰 皇上遣使  
致祭此何事耶乃敢假主以享予議遂寢識者歎服月  
沙集

光海初立遣李好閔等請奉嚴中朝以為越次遣遼東都  
司嚴一魁自在知州萬愛民驗覈臨海病否光海以銀  
參賄嚴萬甚厚我國壬辰請兵于中朝事甚重難亦未  
嘗行賂至是始開賂門自此事雖微小我國譯官亦慙  
患其間非賂不成華使之來東以我國為貨窟官使之  
行則用銀多至十餘萬民不<sub>料</sub>生矣 宣廟朝請改宗  
系累行不準請朝議欲試用貨賂譯官洪純彥曰外國  
事勢與中國之人不同若開此路必至於國斃而後已

宗系之成差遲數年何害遂不行賂純彥之言至今而  
驗矣 荷潭錄

仁祖丙子皇朝監軍黃孫茂奉詔而至李敏求為接伴使  
以平安道例納衾枕桶以國王別送監軍喜甚黃海道  
例納則不納之以除弊自多馳啟以聞趙浦渚翼啟言  
監軍入京若以此為言 殿下將何以答之予乘待人  
之道不當如是凡人猶不可欺况王人乎今宜言闕西  
所納例也非別送也伴臣失辭海西所備亦使納之則  
彼知 殿下之誠心接待矣 同春集謹狀

孝宗庚寅清人惡來求婚朝廷惶恟欲擇送民家女而恐  
彼聞知錦林君愷胤自請送其女蓋其意不專在於為

國利清國所送采幣之多也朝廷號其女為義順公主  
八送清國九王者納之後踈棄又嫁下卒李叅判行進  
與愷胤奉使赴北至於呈文率還其女一時嗤罵翁堂  
俳語

高麗事元幾百年至恭愍戊申皇明太祖始龍興遣使告定天下  
於是鄭夢周首陳大義力請歸附太祖又遣使策王及  
至乙卯辛禍初立金義目禮送天使中路擅殺叛八北元元又遣  
使來姦臣李仁任等欲復事元議迎之夢周與文臣十餘人  
抗章論列請却不納所爭執者義理既極明正利害亦甚  
較然然當時朝廷不惟不從其言反皆下獄杖流夢周亦得  
罪流彥陽豈不為後世鑑哉或謂元雖夷狄高麗既定君

臣之分不可臨危背弃此大不然華夷之辨即春秋之茅  
一義也設令勢窮力屈姑且不得已而服事亦豈可甘心設  
世不思所以出幽遷喬之道乎夫只有華夷之辨者尚如此  
况兼以祿讎大恥者乎

南溪集



詔使 價相附

世祖朝詔使董越王啟之來也許忠貞琮為遠接使董越等尚矜持視人蔑如左右少失尺寸則必詬怒及公入謁長身玉立衣冠偉然兩使瞿然起立不覺屈膝拜禮罷兩使相目曰堂堂哉若人自是左右雖逆意皆畧不問蓋敬公也八京禮官呈迎詔勅儀有殿下乘輦行之語兩使恚曰迎詔則國王具冕服步行迎勅則國王具冕服乘馬行此高皇帝所定藩王儀也而乘輦云者果何據也却而不視曰必欲乘輦當還義州稟朝廷處置公八見曰高皇帝為萬世定不刊之典若如兩大人之言則不過弊法耳兩使變色曰欲非毀聖制耶公舉

手曰人君生長深宮不慣行步况衰邁足弱者則遠行郊外將委頓不能行禮曾謂高皇帝制經久之典強人以不可行之禮耶兩使笑曰聞公言更覺理勝乘輦迎詔乘馬逆勅可也兩使還到江上依依不忍別至潯出曰望公早時來朝使中國知海外有此人也兩使還朝嘖嘖縉紳間曰所不知者天上人間則無雙聞者莫不想望風彩其後使來八京首問公起居及見公飲容屏氣送迎匆匆如不能當行狀

仁宗乙巳行人張承憲以賜中宗茶謚來前此平安監司迎送華使于安州自是行始依龔用御使朝鮮錄迎送于義順官及事撮要

明宗丁卯詔使許國魏時亮八京時上新薨宣廟以

權知國事衣衾冕七章服迎詔于郊外明日兩使以素服吊喪又明日謁文廟坐明倫堂儒生二千餘人拜于庭兩使起坐答揖甚肅又明日發程出京城百官祇送列立道左兩使下車肅揖乘轎貌甚恭恪栗谷日記

明廟朝中朝學士歐希稷奉詔而來朴思庵淳為遠接使姿容清雅率禮無愆詔使已心內起敬及見公詩驚曰宋人物唐詩調也吾輩斯強顏耳行狀

宣祖壬寅天朝詔使出來月沙李公廷龜為遠接使從事官南郭朴東說鶴谷洪瑞鳳東岳李安訥製述官石洲權鞞五山車天輅南窓金玄成寫字官石峯韓濩迓慰

使五峯李好閔芝峯李晬光 宣廟朝人才之盛如此  
菊堂俳語

仁祖丙寅詔使姜曰廣王夢尹出來金公塗為遠接使鄭  
畸翁和溟鄭玄谷百昌李玄洲昭漢為從事官迎慰使  
鶴谷洪瑞鳳澤堂李公植製述官梁慶遇亦一時人才  
之盛也菊堂俳語

仁祖甲戌詔使太監盧惟寧出來下陸于安州自奉州所  
供鋪陳器皿匙筋等物離發時並皆掠取先送船上到  
碧蹄以詔書開讀價爭定仍留不八問禮官往復二次  
不得已許之翌日始入京是行所得白金十二萬兩人  
參一千四百斤云晚雲日錄

張谿谷辭遠接使劄曰容主相接容貌居先如臣孱羸寢  
陋不及中人遠甚倘被華人笑侮曰東國可謂無人乃  
以屏措大當我云則寧不為盛朝之羞辱意謂是自謙  
之辭也後聞東平尉之言曰吾於谿谷還葬時親見其  
棺形短甚小於婦人之柩云壽谷集

肅宗乙卯吳始壽償清人之來吊者還奏言到龍川通官  
張孝禮語諸譯曰皇帝以先國王有積年沉痾之疾  
而事大之誠不替又受制強臣事有不得自由故特用  
異典賜祭二度黃海監司尹塔亦見孝禮聞此言矣尹  
塔再上疏自辨不聞臺諫論塔誣罔拿問而流之時議  
者皆以為始壽自造此言謀以擠陷向日當國者庚申始

壽等敗言者請究覈其事廟堂請先令使北者問諸張  
孝禮孝禮答云吾但戲言朝鮮兩班鼻強未嘗有受制  
強臣之語乃鞫問始壽及譯官朴廷蓋安日新卞爾輔  
金起門金裕顯等諸譯官言當時但聞皇帝以先王至  
誠事大而一生沉病享年不永故別為致祭及孝禮有  
爾國兩班不善之語此外未聞他語始壽抵言朴廷蓋  
安日新輩同來傳臣強之語及他援引甚多卒未有為  
始壽作證者鞫廳大臣金壽恒等以為始壽情狀敗露  
無餘而不肯就服宜嚴訊以得其情而始壽嘗為大臣  
不可加刑合有酌處之道 上命始壽賜死諸譯定配  
兩司共請嚴鞫始壽以正邦刑及諸譯必為符同並宜

鞫問久未允冬 上教以始壽罪當死而 慈聖以為  
比之逆謀則有間特為減死仍其配所圍籬安置兩司  
又請還叔減死之命並諸譯而鞫之大司諫尹趾完以  
為言根是異國之人證左又象胥之輩此必為日後是  
非之端無寧特貸其死使之沒齒於荒裔司諫趙持謙  
副校理朴泰輔皆以為欲正典刑宜取始壽之自服欲  
取始壽之自服當先鉤得諸譯之情辛酉六月三司請  
對力請 上復命賜死兩司即停請鞫之啓十二日始  
壽死 定齋集

使价

永樂丁亥 世子提朝京 太宗幸梁哲院坪餞之完山  
君李天祐丹山府院君李茂鷄城君李來提學孟思誠  
總判李玄書狀官執義許稠等隨行一行之人計百餘  
人及到京皇上待之甚厚至引升龍床執手慰諭留邸  
之日六府尚書輪替對飯其還也經曲阜謁孔子廟東  
閣記

景泰癸酉 光廟以謝恩使赴京道路見者必稱大將軍  
皇城關門八象見之一時退縮人異之東閣記

正統己巳北虜也先侵犯北廣寧遼東等處朝貢道路梗  
澁人皆憚行鄭知院陟差聖節使毅然無難色拜辭之

日命世子別慰以遣之道聞皇帝已陷虜庭京城被圍  
衆懼欲遷延陟前進不顧及入京新皇帝已即位矣既  
朝見向北行聖節賀禮如儀東閣雜記

成廟朝建州之捷魚文貞世謙為奏聞使仍獻俘至遼東  
太監及都御史摠兵等官語之曰彼虜人及首級何必死  
獻首級則付邊鎮人口則付親戚不亦可乎吾等當具  
由奏達公曰獻馘王庭古也奏捷而無其實將何以驗往  
復數四竟不從三大人為設筵公揖而不跪御史云何  
以不跪飲公曰我奉 殿下之命來朝京師諸大人特  
設筵以禮尉我耳我何以跪飲東閣記

成宗朝鄭承旨誠謹奉使對馬島所經有梅林寺頗淨潔

舟中共請一見公曰我已坐想淨掃禪房中堂置佛焚  
香階庭列植橙橘簷蔔等樹不過如是耳與我國寺刹  
何異及至島島主之展敬不過畫扇佩刀握椒辦香耳  
畫收一行所得臨發還授僮倭其後島主特送其物請  
分與之 上許之公啓曰臣在彼不受到此而受前後  
異心誠不願也 上不能強還送之設聞瑣錄

中廟甲午本國 進賀使蕭世謙乞罷門禁尚書夏言題曰  
欲行觀遊合令每五日一次正使書狀及空閑通事一  
人陪侍出八示禮待防衛之意又於其年冬至使鄭士  
龍呈咨乞依舊例勿拘五日自行出八尚書夏言題曰  
朝鮮素秉禮義與諸裔不同五日禁例為他夷而設朝

鮮琉球二國不在此限合於該國一行使人聽其逐日出八不立限例奉 聖旨日月錄。

中廟乙卯嘉靖十四年是年聖節使之行始帶質正官三字啣而寫書狀之中日月錄。

中廟朝任觀察樞以冬至使如京長子判書虎臣以書狀官從行一世榮之以鳳將雛比之還未出上國界遭喪扶觀歸名臣錄。

明宗丁卯李兪知英賢以尊謚使到北京通事因公幹往通政司逢道東承差李雷得聞 明廟昇遐時禮部已為尊謚使請賜下馬宴其題本已下尊謚使投文于提督主事乞免息宴主事曰 聖旨已下令不可改及賜

宴日又告曰無已則乞勿動樂押花尚書高儀曰此則從其所請可也宴既開尚書執筋以嗎陪臣不舉筋尚書執杯以嗎陪臣不舉杯尚書怒只行一杯而罷責提督主事曰陪臣何以知四千里外消息也此不嚴門禁使外人交通洩洩也自是門禁頓嚴 禪官雜記。

宣廟庚寅金鶴峯誠一以副使報聘日本至對馬島平義智等請遊觀國分寺玄蘓迎坐中堂義智後至轎行歷陞台謂正使黃允吉曰彼敢陵轍我起還館書狀許箴隨之義智恠問之譯官陳世雲以疾作告台對倭使狀之曰汝不能援據典禮折其悖慢願乃權辭以求媿耶義智慚悔故罪擔夫而斬之匍匐八謝公勉以忠順而

遣之至界濱有海西倭遣人致饋書中有朝鮮使臣  
來朝之語不省而受問之則已分諸從者上使書狀以  
為禽獸不足與較公曰辱國而受其餽耶照數賈還曰  
汝主失辭不可仍受其人乞改書呈納推謝不已遂置  
之至都允吉等以便服入公曰奉使禮服敬君命也入  
人國都而以褻衣可乎三反之不聽是日倭人士女獨  
於公又手致敬其他則睨而過公又曰主日本者偽皇  
也關白特其大臣吾輩當陞拜楹外竟如其言義智  
來言曰明早關白當詣天宮可觀光也公曰義不可私  
出也倭僧來言義智之請實關白之意不從則有悔眾  
皆危懼而不為動時訛言胥動謂將有拘繫之辱有來言

者曰民部卿法印山口殿玄亮乃關白之左右而今適主  
客可交權以圖之允吉箴等欲托以禮幣而辱其賂公  
曰行之於傳命之後則為禮物行之於今日則為貨物  
行貨而嬖竈辱命甚矣雖死不可為也名臣錄

宣廟朝主事丁應泰誣劾楊經理李完平元翼以訐事  
強疾請行到鴨綠望見應泰從西來公避諸樹林間應  
泰到義州始料公行必為經理地遣飛騎趕公一行回  
且搜文書行中大擾公徐為卒語曰吾奉吾王命已八  
上國境上今若以主爭之故徑返是棄君命於草莽也  
丁使猶持之急公曰無已則徐等盡縛吾等倒載而去  
則吾等可以有辭於吾君丁使意沮而去 謚狀龍洲集



宣朝戊戌將遣大臣于中朝陳辨丁應泰誣奏頌相柳成龍不自請往論罷之特拜李恒福為右相為陳奏正使星夜赴燕正使啓曰辨誣之外必有許多陳辨應教申欽長於文辭明白劄功請以欽為書狀官 上曰曾見申欽所製咨帖不至太好不必以此人為書狀令之善於詞命之文者莫如李廷龜寫出肝肺曲盡誠懇真能文之士陞品副使帶行可矣遂以叅知陞泰判而行月沙集

柳西厓成龍以書狀官赴京師將八班太學生數百人來聚觀公問本朝名儒以何人為宗相顧良久曰王陽明陳白沙為宗公曰白沙見道未精陽明亦禪學之掇面

者不如薛文清一出於正也有新安人吳京者喜而前甲辰未各街訛辨未幾趨南台能發正論以序之吾道之幸也序班引僧道二流序於前班公謂諸生曰諸君冠章甫反居彼後乎諸生曰彼有官故也公招序班曰吾輩以冠裳之人不可立於道釋之後序班言於鴻臚却二流置後廷中動色 行狀愚伏集

宣廟朝朴思庵淳朝京故事外國進奏者率令由挾門入公爭曰陪臣出入既聞命矣若表文則奏御之尊宜宜由挾門禮部不能難許八正門遂為定式留館日禮部主事問開市公曰宣君無所貨開市何為 白沙集赴京道路自王京至義州一千六百八十六里自義州至皇都二千十二里 芝峯說

光海丁巳吳楸灘乞謙為通信使將還封置餘米於一房  
關白例贈之物及受公筆蹟者用白金贖行不啻累千  
玠玩奇環錯落眩曜並置之對馬島以一柚子置手中  
及渡釜山投海中從爭李公景稷見公投袖曰吾性愛  
鈔求一寶刀而來何顏持此而歸乎即解刀投之海對  
馬島以公所置銀貨輸送東萊使傳送使臣處府使啓  
聞光海命用於都監之役譯官將往取來問于李公曰  
取來之時何以為辭李公曰以我為已死譯官又問公  
答曰以使臣直受為言勿言國家之取用聞者歎服

灘年譜

光海辛酉金虜陷瀋朝天路絕故貢使由水路行 仁祖

甲子李竹泉德洞為奏請使自郭山宣沙浦航海泊登  
州其間水路自宣沙至椴島八十里自椴島西至車牛  
島百餘里自車牛西至鹿島五百里自鹿島西南距石  
城島五百里自石城南至長山島三百里自長山西至  
廣鹿島三百里自廣鹿西至三山島三百里自三山島  
西至平島二百里自平島西北至旅順口二百里西南  
至皇城島六百里自旅順口西南至皇城島四百餘里  
自皇城西南至舵磯島二百里自舵磯西南至廟島  
二百里自廟島南至登州八十里合水路四千餘里又  
自登州距北京一千八百里不由濟南則一千七百里  
其間陸路由登州府萊州府

距京一千四

百里 濰縣昌樂縣

青州府

距京一千里

長山縣 濰平縣 章丘縣 濟南府

距京九百里

河縣 禹城縣

記上齊地

平原縣 德州 景州 獻縣 河間府

距京四百里

十新城縣 趙地 涿州 至燕京

仁祖戊子林判書瑋差赴京副使行到義州正使李相公

行遠道卒朝廷使公與書狀前往 謚狀

仁祖朝李竹泉德淵以策請使越海朝京先是朝會我使

在午門外與諸外夷班公陳奏曰我國禮義見補不可

視外夷請朝門內皇朝特許之門內朝自公始

東溟撰碑文

仁祖己巳李同知忙差進賀上使與冬至使尹安國等同

發八月乘舡於大同江到石城島敗失卜舡到覺華前

洋見至使尹公遭颶淪死餘舡悉漂散無蹤台單舸獨

能登陸到素崇煨軍門軍門以為漢官威儀今得復見蓋

自遼東陷虜之後我國行人皆由登萊以入而寧遠之路

則自公行始也到山海關路梗不得前翌年三月討二

隻舡解纜於望洋亭遭大風遇海賊僅而獲免由天

津陸行二日乃到皇城六月病卒于玉河館 皇帝下

詔順天府給棺材各部給殯斂諸具又遣禮部官諭祭

鋪黃土設龍亭黃傘略做親臨儀且陳樂器于庭行三

酌禮翌日莊提督亦標文私祭之以白團頌行三獻四

拜之禮兵部撥給四十昇夫且授金字牌御祭二字使

揭於輦前曰所經示此則雖閭老家不敢阻擔矣八月

乘舡于覺華十月還泊平壤石多山 元菴集

南判書二星以副使赴燕八其闕庭通官金巨軍輩來坐  
使臣之前與上使酬酢上使言語惟謹不敢抗禮俄到  
公前又欲接談公顧左右不言巨軍輩恚曰副使好飲  
酒不可說八闕時尤不可飲公即命侍者進壺觴連傾  
數椀顧從行譯官曰爾輩傳道彼通官輩外國使臣與  
爾輩無押坐接談之理所言者公爭時奉國譯官可傳  
言自非怨者退去可也巨軍輩畏憚即起去自後雖咫  
尺之間必詔譯官使之傳說所答者只是不可不答之  
語而已巨軍輩愧服凡事不敢不極力周旋晦隱集  
隣坪大君之為使臣也 孝廟特遣中使護行其後 顯  
廟於宗室駙馬之行不疥其規及 肅廟乙卯青平尉

沈益顯為告訃請謚使領相許積以國儲蕩竭刷馬難  
於調發請勿送中使又請減所帶醫譯及使行盤纏從  
之寶鑑

肅宗癸巳 御容圖寫都監都提調李頤命曰自前通信  
使回泊我境則以無事還歸之意貽書於對馬島主則  
島主以此轉報江戶以准使事故壬戌年通信使回還  
時亦有此例而今番信使則舡泊之日即就拿 命故不  
能作書其護行差倭以為無可回報極為難處又聞三  
使臣處倭國所送畫像及禮單某府不敢傳給留置於  
任譯之所云此則既是他國之所送宜令某府傳給使  
臣而且自某府以使臣方在罪籍不敢送書他國徐待

蒙叙之意似或自渠先發然後自萊府作書以送好矣  
上允之備局膳錄

肅廟戊戌領議政金昌集曰通信使今當差出而信使之  
行沿路接待過為豐侈此乃慰勞越海遠役之意故辛  
卯年通信使自請裁損而 聖上不為允許者亦以此  
也然而徒竭一道之財力實無益於行者今雖稍損亦  
倍徒於他別星之厨傳宜早講定裁損俾外方知所供  
億也藥房都提調李願命曰自前供饋之規雖信使奴  
子亦設三重席及蜜果茶啖故其費不貲在前豐歲則  
雖以越海遠役有此過侈之舉即今荐飢民窮之日不  
可無從畧之道矣 上曰越海之役自前如此故辛卯

年不為允許矣大臣所達如此量加裁省而毋至埋沒  
可也備局膳錄

景宗癸卯雍正清皇初即位領議政趙泰耆曰在前冬至  
正朝聖節使並一時無送冬初發行而今皇帝聖節在  
十月故使行差進九月內發送之意日昨泛然定奪矣  
更考膳錄則三使無送之事始因崇德皇帝詔旨聖節  
冬至以元朝賀使無送以除外國之弊遂為八十年應  
行之例聖節雖在十月依前規並趁正朝八送之意別  
具咨文通於彼國而如前行之如何 上從之備局膳  
國初以來凡使日本者皆稱通信使至 宣廟丙午呂祐吉  
之行朝廷以通信之稱為媿且以不可奏聞 天朝故改

稱為回荅兼刷還使其後丁巳吳允謙甲子鄭豈  
之行皆稱回荅使自 仁祖丙子任洗行復稱通  
信使又自 宣廟庚寅以堂上三品差通信上使堂  
下三四品差副使五六品差書狀而書狀必臺諫結銜  
故庚寅書狀許箴兼監察以行至丙午回荅行朝議  
以既改使誦書狀亦宜改稱官引 世宗癸亥下仲文  
行時以訓練奉事一人自隨號從事官為證自是後日  
以不改又自 肅廟辛卯三使必假華啣前例使還  
上副使皆加資從事陞叙獨丙午行以呂祐吉等不能爭  
執倭書嫚語臺官論棄其資 春官志

仁祖丙子信使時

仁烈王妃喪期未盡馬島差倭平成春來告

曰我國素忌白色一行負役以白衣笠作行則必有責於島王  
信使之以玉色衣冠見島王黑色見大君雖嚴不敢請幸使負  
役權着黑色禮曹啓以喪服雖不可為人變制國法違不舉哀  
宋制國恤邊地服三日而除此觀之使於他國者當以權宜變  
其服矣 上從之 春官志

交隣

世宗癸亥倭寇上國又掠我濟州 上遣使責問馬島島  
主獻首亂者以功許五十船歲至 中宗庚午三浦倭  
叛陷薺浦熊川 上遣柳珣年黃衡討罷之絕祀親後  
三年更定約條許二十五船自壬辰兵革後始許通貨  
開市二十船歲至使者來時許三船或二船在二十船  
約條之內倭人無引文者不由釜山來者皆以盜論履  
叟記言

近日琉球使之還也語人曰我到朝鮮見三壯事曰慶會  
樓石柱龍文纏繞殊特奇絕一壯也押班宰相長髯雪  
白風彩凝俊有老成之德二壯也蓋指蓬原鄭領相昌

孫也劉客官深盃大爵酬應無美可飲一石三壯也蓋指成均司成李淑文也筆苑雜記

野人與我平安道接界者為建州衛與我永安道接界者為毛麟衛又有依我城底而居者其類不一每年之冬分運上京其所貢但貂皮數領朝廷亦以紅黑綿布償之其拜職自可猛司正司果司直護軍至升通政嘉靖資憲而止新拜堂上者給玉貫品帶繩床又依例給祿稍或不叶於意製告身擲之於庭慵齋叢話

我國之待倭使也若國王使臣來到則工於正殿二度接見禮曹六二度宴饗諸殿巨首送使及對馬島特送則上於便殿一度接見禮曹二度宴饗常倭則禮曹一度

宴饗而已禮曹之饋倭野人使時堂上三人皆被繡文禮服禮賓設宴樂官奏樂慵齋叢話

宣廟丁未因倭請祀遣通信使僉知呂祐吉校理慶暹差上副使佐郎丁好寬差書狀官後以通信為嫌改稱回答使書狀官改稱從使官舉朝為詩以餞尹同知安性詩曰使名回答向何之今日交隣我未知試到漢江江上望二陵松栢不生枝李相國德馨一聯曰臣于未渝陵寢辱簡書先入犬羊天芝峯說

宣祖辛巳 上將接見日本使臣于勤政殿而故事當用女樂三司交章請勿用女樂以禮示遠人爭之累日不能得諫院先止人或尤之李珥曰為國有漸必先解斯



民之倒懸然後乃可正禮樂豈可先事禮樂乎及於宴  
日用女樂備呈妖邪之態鄭澈以待衛兵官見之謂李  
珣曰兄為諫長不能救止乃於正殿作妖鬼之戲可愧  
於古人矣 栗谷日記

宣祖乙巳倭賊遣使求祀首相柳永慶答以若縛送壬辰  
犯二陵賊則祀可諧丙午冬倭使橘智正縛二人來  
補為犯陵賊命諸大臣鞠之倭供曰省我容貌我年尚  
少壬辰則兒童安能掘陵命大臣議永慶欲獻廟陳賀  
尹相奉勳以為以此倭為犯 陵賊是欺侮神明李台  
恒福請戮之境上以示倭使李台廷龜以為智正之帶  
此兩賊來若預命邊上諸臣對同橘倭鞠問犯 陵節

次所供是實則檻送京師真為獻俘如其不服即詰智  
正責以還送則處之固得宜今乃邊臣受之廟堂鞠之  
火刑歷膝猶指天堅諱若不論真假徑斬其首則彼必  
笑我之受瞞莫如及此倭未斃之前將其所供馳諭智  
正責其無實則在彼理屈在我詞直彼若誠心求款則  
必更送真賊縱曰不然亦足以陰折其奸而為他日執  
言之矣 上卒從永慶議 荷潭錄五月沙集

我國人近古通士庶好質倭獺皮為披肩披肩即俗所謂  
耳掩也多歸高直以取倭人坐收其利我國綿布盡歸  
敵土良可痛甚南冥曹公丙寅承石時極言於朝紳因  
加痛革自是其弊絕焉但自後倭人專不賫弓角而來

曰若許質獺皮當以弓角來云造弓甚艱亦可慮也清江瑣說  
仁祖丁卯虜難對馬島貢獻鳥銃三百柄長釘三百柄燭  
硝三百斤仍請遣援兵國朝典謨

仁祖丁卯胡兵深八平山姜弘立與胡差劉海來江都賈  
盟三月命宰臣吳允謙金滢李廷龜李貴申景禎等  
與奴講盟尊壇于江都西門外刑白馬殺黑牛祭天約誓  
先講國書又朝鮮三閣老六尚書與金國八大臣講私誓  
上只於本府大廳焚香使承旨讀誓文翌日胡兵撤還  
國朝典謨

仁祖己巳日本遣僧玄方對馬島倭平智廣等稱為別使  
來泊釜山不受狼饑不示書契必以上京面達朝廷為

言宣慰使鄭弘溟下去防塞不得朝廷姑許玄方上京  
玄方等乘轎上京侍奉二人伴從十五人 上以弘溟不  
禁乘轎拿推以李行遠代之既到京玄方等詣閣甫  
拜行四拜禮命饋酒賜禮物翌日迎慰于兵曹行七  
爵玄方請發兵赴援本國又請我國文人樂工及有道  
高僧一一防塞留一月辭歸禮賓設宴漢江接慰官又  
與之伴行國朝典謨

倭國僭有年號而不敢書於送我國文書丙子後倭人以  
為爾國既背明朝而犬羊是爭我之年號亦宣下於清  
國乎遂寫送年號時朝議或以為不可受而崔相鳴吉  
以為我既失節不必與彼相詰遂受之至今用其年號

孝宗壬辰年間倭人請得書籍及禮器樂物諸件李厚源以為關係乘輿物者不可輕許只宜考證家禮造給深衣幅巾等因又言彼雖夷虜既與交好則不可狎侮在我宜用誠禮請注來文書無復胡寫所送物件無復苦窳而奉曹與戶曹即同具看審毋復只委下吏又令東萊府官更加審察以防中間奸偽 上極以為是因為令式 尤菴集完南謚狀

孝宗時趙珩使日本 上命賈黃以來島主因此恐嚇無不至諉以往請闕白其跡甚祕東萊府使韓震琦以詐鉤得實狀密啓馳聞 上將賞之李完南厚源曰

虜雖狡詐我當待以誠信今若以密鉤其情懷美邊臣則非以義胥誥之道也 上從之

顯廟癸卯李相國尚真為嶺伯時倭有徵債於我人者方聞狼怒傍人之救解刃擊之公先囚負債者啓請依法景示引約糸往復於島主竟戮刃者於境上

謚狀明谷集

顯宗朝李韓與汝發為會寧府使自丁丑講祀後清人互市於本府而來無定數留無期限公轉聞朝廷移咨北京商胡母過三百五十人留住母過二十日遵行至公之初莅適值市期差胡取捷徑自東門八公枷舌隸而責之曰使大國差官不由正路是汝之罪罪當斬差胡聞之慚謝曰此吾之過乞貸其死前此差胡來者作

罕甚多公與之約使不得無故出關胡人不敢違積弊始去藥泉集

肅宗乙酉倭人請倭供公作本以米代給問議于大臣領府使尹趾完以為臣於昔年奉使日本還到馬島乘船之後見通事倭頰伶例問曰此島絕無生穀之士汝輩何以生活耶對以未得朝鮮米穀之前則民之生子者不忍見其長而餓死輒皆投水今則生子皆舉島中母以蕃盛小人等名雖日本人實則無異朝鮮之邊民云云合作米許給事論以國計大段誤着而自孝廟朝以後既開此路不曾堅塞者豈無深意哉彼人之請得此米與否使係生子舉不舉之間抵死固爭勢所必至

如或轉至難處之境而終不得不許則不免重損國體毋寧依崔錫鼎議限年許施因以後勿更請之意嚴加約束為宜 上令姑限五年以米許給 備司謄錄

肅廟己丑倭人以對馬島主兒子彥千代兒名圖書成給事來請 上議于廟堂諸議皆以為曾前倭人兒名圖書許給者二次不許者亦二次 仁祖朝彥三彥滿則有功勞故以特恩許給而有後勿為例之教厥後右京次郎則既為島主之後追請其兒名圖書朝廷之所以不許者事理明正渠不敢更請今此彥千代圖書亦不可輕許金鎮圭尤峻塞以為即今嶺南民力已竭於接待倭人而又輕許圖書加出一船則耗費不貲終不可

許云云至壬辰島主書契出來又懇請之朝廷不得  
已許之備局謄錄

肅宗壬辰通信使趙泰億任守幹八到江戶初則款待異  
前及其回答書犯我國諱使臣使之改之則倭以遠代  
親盡等語為言又以國書中光紹之光字犯其國偏諱  
還給國書于使臣使之改來則渠亦當改其犯我諱處  
書送云又國書舊式外面傍書奉書日本國王弦心封  
中行書 御諱謹封安寶彼國答書亦依此規矣今忽  
夢改不務心不書姓名又不緇印使臣據例爭執則祇  
以改定新式欲令我國從其式樣而督迫使臣使不得  
留在江戶使行被迫離發出向馬島而先為狀聞 上

以為御諱則彼國容有不知而使臣爭之亦是矣所謂  
親盡不諱等說實甚倨傲而渠亦請改其國之所諱此  
則似然矣至於書式之梓改以最簡慢固當嚴辭峻斥  
而彼人不可以常理責之且國書初則順受因我使臣  
之言乃有此舉非渠先作梗也書式彼若今比前加敬  
則固不可從而此則頗減殺亦不大段為辱矣光字依  
其言改之書式亦令從彼國改之備局謄錄

肅宗己亥通信副使黃璿曰交隣之道誠信為貴禮單雜  
物不可不精擇以送曾於乙未信使時禮單贈遺之物  
無論巨細 孝廟親自御覽而其中馬鞍急時造成未  
及御覽下送矣自上特教同夜取來看品還送其事詳

載乙未騰錄 先朝誠信待隣之道可謂盡矣今番信使禮單各別精備之意分付該曹而其中人參尤為倭人所重而近來人心巧詐參品尤惡以參為衣充以雜物甚至於納以鉛鉄重其斤兩若以此等詐偽見諸異國則損傷國體甚矣辛卯年使臣曾以此事陳達人參捧上之際使戶禮郎官眼同看審或有偽參之發覺者斷以次律定奪矣今番亦依辛卯定奪施行何如 上依例為之備局騰錄

景宗壬寅日本嚴丸送使書契中誤犯御諱政院請推東萊府使尹錫來使之責諭改納錫來以為自天啓丙寅以來倭人書啓中犯此 御諱者無慮數十餘度今若

粹以犯 諱爭執則狡倭亦必有言事極難處云云廟堂回啓以為曾因故判書閔鎮厚所啓 德宗大王初諱不為諱避於公私文字則今此書啓中犯諱字乃是宣祖大王初諱與正諱有間故前後書啓之犯此諱字者本府輒為上送朝家亦不致責者似由於此今不必使之改納矣 上從之備局騰錄

舊例日本書契內別幅所錄只士宜小許差倭船主等各私有進上隨其所進多少量加酬賜未有定規辛酉歲周般西堂等出來國王別幅始稱賣物然其數不多至正德庚午三浦發後彌中來請和其所賣國王別幅改稱高物而各種甚多朝廷既不許和慮其有怨幾盡許買自此每行必別錄高物

載乙未騰錄 先朝誠信待隣之道可謂盡矣今番信使禮單各別精備之意分付該書而其中人參尤為倭人所重而近來人心巧詐參品尤惡以參為衣充以雜物甚至於納以鉛鉄重其斤兩若以此等詐偽見諸異國則損傷國體甚矣辛卯年使臣曾以此事陳達人參捧上之際使戶禮郎官眼同看審或有偽參之發覺者斷以次律定奪矣今番亦依辛卯定奪施行何如 上依例為之備局騰錄

景宗壬寅日本嚴丸送使書契中誤犯御諱政院請推東萊府使尹錫來使之責諭改納錫來以為自天啓丙寅以來倭人書啓中犯此 御諱者無慮數十餘度今若

猝以犯 諱爭執則狡倭亦必有言事極難處云云廟堂回啓以為曾因故判書閔鎮厚所啓 德宗大王初諱不為諱避於公私文字則今此書啓中犯諱字乃是宣祖大王初諱與正諱有間故前後書啓之犯此諱字者本府輒為上送朝家亦不致責者似由於此今不必使之改納矣 上從之備局騰錄

舊例日本書契內別幅所錄只土宜小許差倭船至等各有進上隨其所進多少量加酬賜未有定規辛酉歲周般西堂等出來國王別幅始稱賣物然其數不多至正德庚午三浦發後朔中來請和其所賚國王別幅改稱高物而名種甚多朝廷既不許和慮其有怨幾盡許買自此每行必別錄高物

稍不滿意則輒發怒本國不得已從之 為無窮之弊此其別  
幅之有答賜者也至於各倭所持私貨則其始只許開市令與商  
賈買賣而去後益繁滋商賈不能盡買每致載還多有怨  
恨朝廷又欲不失其歡心令以公價買之此又公貿易之始也  
最初公貿易木綿以八升四十尺兩端青絲者給之故倭人留以  
為本以求其件而勢不能終始如一其漸劣者至為五升三十  
五尺差倭之來以此苦爭之無歲無之順治辛卯差倭堅以舊  
本為准而盡毀占退使我難於換給然後遂為言曰島主筑  
前州無他資生之路願以其中三百同每正作米十二斗特許  
五年換給契卷相約庚子差倭等更以木品復舊為言  
肆吃嗜朝廷加許一百同通共四百同作米合為一萬六千石

公貿易布數亦至於四萬七千疋之多慶尚半道財力全委  
於接倭之需 春官志

日本明德三年小松天皇壬申即我 太祖元年明洪武二十五年 日本應

永元年甲戌即我 太祖三年明洪武二十七年 日本正長元

年稱光天皇戊申即我 世宗十年明宣德三年 日本永享元

年己酉即我 世宗十一年明宣德四年 日本嘉吉元年辛酉

即我 世宗二十五年明正統八年嘉吉四年改文安元年文安九年改享

德元年享德四年改康正元年康正三年改長祿元年長祿四年改

寬正元年寬正七年改文正元年文正四年改文明元年 日本

寬永三年關白家光 康康之孫丙子即我 仁祖十四年明崇禎十年清崇德九年 日

本正保元年關白家光甲申即我 仁祖二十五年清順治元年 日本慶安元年關白家光



琉球國 太祖丁丑  
成宗丁酉遣使  
來聘 宣祖朝  
再次移咨自中  
朝賚米 仁祖  
末年其國太子  
漂到濟州為守  
官所害是後遂  
絕焉 春 官志

戊子即我 仁祖二十六年清順治五年 日本承應元年 開白 家光 壬辰即我 孝宗三  
年清順治九年 日本明曆元年 開白 家綱 乙未即我 孝宗六年清順治十二  
年 日本萬治元年 開白 家綱 戊戌即我 孝宗九年清順治十五年 日本  
寬文元年 開白 家綱 辛丑即我 顯宗二年清順治十八年 日本延寶元年 開白 家綱 癸  
丑即我 顯宗十四年清康熙十年 日本天和元年 開白 家綱 辛酉即我 肅宗  
七年清康熙二十二年 日本貞享元年 開白 家綱 甲子即我 肅宗十年清康熙二十三年  
日本元祿元年 開白 家綱 戊辰即我 肅宗十四年清康熙二十七年 日本寶永元年 開白 家綱  
甲申即我 肅宗三十四年清康熙五十二年 日本正德元年 開白 家宣 辛酉即我 肅宗三  
十七年清康熙五十五年 日本享保元年 開白 家宣 丙申即我 肅宗四十二年清康熙五十五年  
日本元文元年 開白 家宣 丙辰即我 當宁殿下三年清乾隆元年 日本寬保元年 開白 家宣 辛  
酉即我 當宁殿下七年清乾隆六年 日本延享元年 開白 家宣 甲子即我 當宁殿下

二十一年清乾隆九年 春 官志

譯舌

世宗朝金靖宣公河善譯語 上寵異之為判事時狎一  
娼鹿鳴兒者有宗宰爭詰以為吾所先賜 上使諭之  
曰如汝於國不足為有無若金河能為人所不能為之  
事承事上國不可無此人且聞其無子宜給此娼為妾  
汝或爭之當罪汝其後憲司劾之 上曰予所賜也其  
勿論雖薄技曲藝 英廟之愛惜獎勵如此 設聞瑣錄  
申文忠叔舟以事大交隣為己任常帶承文院司譯院激  
勵文士推獎譯官必欲為 國家得人其設漢學講肄  
官時散譯員皆給懸心而院中不許鄉談皆公之志也  
今則講肄官為仕宦階梯而已以年為譯員不給懸心

而院中閒然無師生講誦華語之習投屬者多至四百  
員而緩急供職者無幾謀國大臣不可不知諛聞瑣錄  
成宗戊寅天使行人姜浩來在館戲作一句曰白玉艦中  
盈盛櫻桃呈使星金盃敬以羞備官即對黃金盃裡酌  
酌葡萄酒進皇華天使稱歎曰通官如此國之人才可知  
慵齋叢話

成廟朝崔世珍精於華語無通吏文特差質正官言官啓  
以雜職而補質正官古無其例 上曰苟得其人何例之  
拘自予作古可也 裨官雜記

中廟朝天使接宴時天使押花而 上忘未押花天使問之  
倉卒無以對譯官李華宗以 上意辭曰花應羞上

老人頭故未敢即戴耳天使大喜 芝峯說

宣祖朝別抄文官五人習漢語每親臨試之李梧里元翼  
每居寂蒙賞名臣錄

宣廟朝柳肩庵希春講畢奏曰文臣能漢語堪為御前通  
事者至少國家必預為培養在 世宗朝聞中朝名士  
適遼東至遣申叔舟成三問等往學漢語吏文在中廟  
朝崔世珣尹澆等以善漢語特蒙嘉獎今只有金啓一  
人又差東萊府使賓為羞惜臣嘗問金啓曰君若衰先  
誰可代君為通使者答曰注書李準可以當之天使之  
語通使來傳未畢準已解於其初如此之人若羞書狀  
質正官累次赴京則自怨憤矣 上顧李準曰注書

能解漢語亦是喜也須益勉之準起謝眉菴日記

李梧里元翼釋褐隸習漢語專意講習後值壬辰倭亂天  
兵東征使命旁午事機糾紛而譯胥所解不過水火寒  
暄而已彼此自意百不通一李公時為關西伯接應酬  
酢毫無碍滯天將大喜曰莫是漢人耶及登台司蕪帶  
司譯院提調凡諸譯院公事皆以漢語稟定由是人皆  
自力大為國家之用公亦見聞

唐陵君洪純彥宣廟朝譯官也少時隨使臣赴京到通  
州夜遊青樓謂主姬曰願得羨娥度此良夜幣銀多少  
不須論姬曰此間有士族家女年纔二八時未經人遂  
引一义鬟而來仙姿綽約而縞衣草之洪問之女低頭歛

容而荅曰妾之父母浙江人因仕宦寓居京師不幸遭  
痛父母俱沒一身零丁返葬無路非不知倚市之可恥  
而要得例贈之錢以為喪葬之需誠不得已也因哽咽  
泣下洪恻之問所費幾何依其言以銀百兩贈之一行  
笑洪之仁三十餘年後萬曆甲申隨黃芝川廷或以宗  
系辨誣爭赴京到皇城外見朝陽門前幄幕連雲有人  
來言石侍郎夫人要見洪判事洪不知所以既八不敢  
仰視夫人曰君不知我耶蒙君高義得以返葬父母何  
敢忘也盛備酒饌以饋一行宗系汚蠱至此行始得決  
雪會典所載特令謄示此固使臣善為周旋之致而夫  
人之故侍郎亦宣力云逮竣還夫人贈以五色錦緞各

二十匹每匹末端刺成報恩段三字京中人買錦者皆歸洪家仍名洪所居洞為報恩段洞厥後洞名年久訛傳云壬辰倭變中朝論議或請堅守鴨江或云夷狄相攻中國不必救惟石尚書星乃言朝鮮不可不救且請先賜軍器火藥此固出於恆小扶弱之義而亦以夫人之故如此云菊堂俳語

宣廟甲午天將梁按察粹至闕下上蒼黃出接不及召譯官政院請急令李廷龜八侍時公以弼善在直上謂公曰爾能辦此乎公對以事急不敢辭往復傳語至罷甚瞻悉按察喜曰春坊學士能解華語如是耶上謂承旨曰予不料李某多才至於此也行狀

肅宗乙酉冬至正使李願命啓曰彼中衙譯輩丙丁被虜人皆死即今通官皆是其子孫之學習者言語生滋多不通情我國譯官能言者絕少皆以買賣為心不復留意於言語且請語華語相雜官話鄉話各異通語漸難殊甚可慮今行清學譯官李碩材買得新刊滿漢切要者將欲納于本院臣取者之則彼國亦慮兩語相雜以漢語解清語以清語翻漢語極為分曉請令該院翻以我國諺文用之於譯試李碩材亦為優等等茅施賞上從之備局謄錄

肅宗庚寅差送通信使于日奔而譯官能言語者絕小放釋崔尚堦于謫中以送之東萊府使以為辱國之人不

可復送遂起復韓後瑗于喪中送去備司膳錄  
閔相國鼎重為譯院提調抄年少聰明者使與己習之譯  
偶語問答今漸頽廢漢學教授古則勿論名望如何必  
以辭漢語者為之今有前例文書故每差下啓辭必曰  
其曉辭漢語云而徒以名官差下晦隱集

### 文廟

高麗文成公安珦嘗作詩書于學宮曰香燈處處皆祈佛  
簫管家家盡祀神獨有一間夫子廟滿庭春草寂無人  
慨然以興起斯文為己任納臧獲百口于成均館卒後  
配享文廟血食中外至今分之承祀宗子連十代登科  
茅可謂食其報矣諛聞瑣錄

宣廟甲戌夏命去松都國學先聖十哲塑像代以位板初  
高麗忠烈王十九年癸卯閏五月戊寅國學學正金文  
鼎以先聖十哲塑像及文廟祭器還自有元蓋贊成事  
安裕建議置瞻學錢又以餘財付文鼎購得以來更建  
國學安以塑像東西廡七十子則用位板忠宣王改國

學為成均館至恭愍王十六年七月庚子移文宣王塑像于崇文館文武百官冠帶侍衛終麗朝九十年中經紅賊亦免兵燹太祖革命徙都漢陽其所謂成均館者府之人補學堂為廟貌如舊一從麗氏之制恭靖太宗旋復還位視以國學成宗中宗亦嘗臨幸祇謁聖廟遺像儼然至是有言塑像似佛不合明宮之薦命叔議易以位板埋塑像于某地府之士子父老陳疏請止不從

柳川劄記

成宗朝尹孝孫賀正于中朝還啓中朝享先聖先師皆設饌卓我國席地而奠宗違尊敬之意乞依皇朝制從之國朝典謨

在昔文廟之制中國塑像外國則用位版惟開城平壤安塑像亦先時自中國來者嘉靖丙戌詔天下毀諸土像用栗木為版我國二府之像亦依中朝例瘞之芝峯說中朝去文廟追宗之號改題先聖先師朝廷亦有欲遵是制者先生曰聖人之德雖不以封贈而有所加損然尊以是彌世代已久程朱大儒亦無異議而一朝削去實所未安今此舉措何可輕議

退陶言行錄

諸生請從祀文廟泛稱五賢而其間豈無優劣乎金文敬鄭文獻則言論風旨微而不顯李文元則出處頗有可疑者惟趙文正倡明道學啓牖後人李文純沉潛義理模範一時斯二人者表出從祀則夫誰曰不可栗谷日記

壬辰兵火後 文廟權安於典祀廳還都後首議重營大成殿建於辛丑明倫堂成於丙午舊有碑亦為兵燹所推碎 仁祖丙寅命鳩工匠經紀其事乃命李弘胄改書于石金尚容改其額李廷龜記其梗槩于碑陰月

沙集朝野記聞

甫廟辛酉因儒生李廷普等疏請特命從祀李文成珥成文簡渾於文廟又并舉揚龜山羅豫章李延平從祀之典吏判金錫胄因劄請釐正文廟祀典曰以大明會典明史記事考之其祀而祀於鄉者七人直罷其祀者又十三人其中有一二可惜者不可盡黜而如荀况以性為惡以禮為偽以子思孟子為亂馬融為梁冀草莽殺

忠臣李固後為南郡太守以貪濁罪免王弼祖述老莊與何晏倡清談王肅仕於魏爵至徹侯而乃以女適司馬昭又為司馬師畫策討文欽毋丘儉杜預為司馬炎謀主守襄陽行饋遺盡殺江陵人為臣則不純以將則不義何休所註春秋黜周王魯又註風角等書班之於孝經論語此亦異端邪說之流至於七十子之中論語則稱申張史記則作申黨其實一人而以張祀東以黨祀西二位之中一則可去也公伯寮則非家語所載而又足毀子路者可去也蓋此刪述之論初起於宋濂之議蓋著於程敏政之疏卒乃見施於嘉靖大正祀典之日我國則初未知有此至我國 宣廟朝先正臣趙憲

以質正官朝京始聞而躡之東還之日即上封章請從  
中朝之制其後故相臣李廷龜為禮曹判書時適當五  
賢從祀之禮又請釐正廟享一如明制而時事擾攘未  
克聽施伏願廣加詢議而處之領相金壽恒議曰皇朝  
所黜凡二十人而林放蘧瑗鄭象盧植鄭玄服處范甯  
七人即劉中所謂禘而祀於鄉中者此皆有可稱而無  
可疵在所不論矣公伯寮秦冉顏何荀况戴聖劉向何  
休賈逵馬融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三人即劉中所謂  
直罷其祀者也秦顏二人則不載於家語七十子之列  
而既無的據難斷其當黜戴聖以貪黷得諂而大戴禮  
為禮家所宗劉向言黃金可成持其少年時爭至其精

忠謹議足以為訓於人臣而經術博洽在漢儒亦鮮其  
比誠有可惜者其餘公伯寮諸人所宜黜去至於賈逵  
論說經義專主圖讖為史家所深貶則此與何休之註  
風角豈相遠哉吳澄以宋朝進士失節於胡元其學亦  
流於伊蒲塞之習此二人亦不容仍留云云右相李尚  
真曰 當皇朝釐正之日改題文宣王之號為至聖先  
師孔子之位顏子以下俱去爵名故廟額不曰大成殿  
而曰先聖廟其言有曰唐之玄宗始謚為文宣王顏子  
以下秩稱公侯伯其封公封王於夫子所謂君君臣臣  
之道一切悖亂曾謂責家臣之詐而易大夫之簣者其  
肯安享斯名乎况自稱皇帝而以其所以封臣子者強



加以王充非所以尊聖人故因太學士張孚敬之言一  
改千載之誤我朝久猶襲陋恐當議改也至於后蒼王  
通歐陽脩胡瑗薛瑄諸賢皆已見陞而我國未嘗遵行  
不此之為獨於黜享謂之從周亦恐於義未安也 上  
令黜公伯寮荀况馬融王弼王肅杜預何休賈逵吳澄  
等九人亦令去申黨從祀揚時羅從彦李侗黃榦寶鑑  
肅廟癸亥教曰予常喜讀韓文中佛骨表因見何蕃傳又  
見宋之陳東歐陽徹事蹟千載之下不覺使人起敬也  
予欲以此三人別立小祠於成均之傍使今日諸生有  
所觀感而凡古今可祀者同祀之似好今議于大臣儒  
臣原任金壽興以為何蕃等皆太學生則同祀之人亦

當就太學生中成就表著如三人者然後可無愧於同  
堂合享晉董養之風節可以同祀 上命依議施行寶鑑

肅廟辛巳啟聖祠成齊國公叔梁紇主享曲阜侯顏無繇  
泗水侯孔鯉配東萊蕪侯曾點邾國公孟孫氏配西初  
顏無繇曾點孔鯉配于文廟故先期告由移安于別堂  
改題位版是日安于新祠寶鑑

肅廟甲午陞配宋朝六賢于大成殿內道國公周敦頤在  
魏公卜商之下豫國公程顥在穎川侯顏孫師之下洛  
國公程頤次於周敦頤新安伯邵雍次於程顥鄧伯張  
載次於程頤徽國公朱熹次於邵雍寶鑑

世宗將謁文廟禮曹言唐用鞞袍謁先聖雖不詳其制疑即今

之絳紗袍 上曰絳紗袍臨群臣之服豈可服此詔先聖乎我  
將服亮冕以詔 國朝寶鑑

太學

高麗恭愍王以學校久廢新創成均館以李穡無大司成  
選碩儒金九容朴尚衷朴宜中李宗仁鄭夢周兼學官  
名臣錄

高麗安文成公施納奴婢於成均館文成子孫入學奴婢  
曰此吾主也館官亦待之異於他生然施納之事不載  
於史乘無由知其詳矣有二婢以侍女入內 太宗偶  
問李貫對以館籍 上曰古人施納予不能然而反奪  
之耶立命出之 青坡劇談

成廟丙申謁先聖行大射禮丁酉謁先聖養老乞言 錄日月  
安文成裕之後判書 琛成廟朝為大司成患諸生食堂

陋隘斥以為廣又患學宮與閭閻相溷收買洞口民居  
撤之以西洋水為限名臣錄

成宗朝給太學田四百頃以贍其用州府郡縣之學亦給  
有差誌狀

國家故事設養賢庫以館官無之常養儒士二百人至

成宗朝韓明滄咨達尊經閣又廣州君李克增咨構典  
祀廳成倪咨達享官廳其後又改構聖殿東西廡及養

堂慵齋叢話

成廟朝同知館事尹倬

八松之祖對植二樹講堂下

今明倫堂庭銀杏二株

以根茂枝達諭諸生使務其本尤菴集

成宗朝安潤德登癸卯科補承文權知朝廷以公深於經

學宜令師諸生咨移成均學諭至博士湖陰集

成廟朝賜太學布五百餘匹米三百餘石李克增咨令承

聖恩多收米布乞備酒食聚朝中文士及諸儒生以為  
斯文盛事上允之於是文士大會明倫堂饌品極精

承旨賈宣醞及御厨珍味絲絡不絕又於癸丑秋上

幸成均館祀先聖先師退御帳殿于下輦臺文臣宰樞  
入侍殿內堂下官文臣分庭列坐八道儒生雲集京師

無慮萬餘人上下皆押花叅宴新製樂章奏而侑之各  
司分掌設饌上頻遣內臣督察之人皆醉飽自前昔

所未有也慵齋叢話

中廟朝金思齋正國方為吏郎而廟堂以國學教誨為重

不拘親嫌以其兄慕齋安國移授司成名臣錄

中宗己卯趙光祖等被拿太學生李若水等上疏明其無罪相率八闕庭痛哭聲徹大內上問哭聲從何以來改院對以實傳曰儒生之事甚驚愕場中濫入亦有其罪况闕庭豈可徑入痛哭乎其囚五六人懲之且令禁軍驅出之若水及尹彥直朴世豪等五人下獄翌日生負林鵬等又上疏救光祖請與昨日儒生同就獄數百人皆待命獄門茅三日命放若水等日月錄

儒生黃李沃者初與李若水同救趙靜菴至於繫獄及靜菴既竄曾未踰月又上疏請誅光祖淨練等八人以迎時論辭極凶慘其心術之無狀如此日月錄

舊例成均館每年人日及他節日試制儒生政府館閣堂上齋會皆踞椅子諸生八庭行拜盧蕪齋守慎為館事始議於叅考大臣曰拜下乃臣見君之禮也首善之地待儒生不可如是太慢今宜令儒生行揖諸宰下椅子立受以示優禮待士之意左右皆曰可至今遂成定

規竹窓閑話

有魯認者被虜入日本遇中原浙江人逃至福建遠迤八武夷山茅五曲有朱子書院院中學徒數百餘院長每日率諸生講學行禮學規甚嚴晨起擊鍾諸生分庭相揖歌陶睢三章登堂聽講日晚乃罷夕又相揖歌鶴鳴日以為常令認同叅講席幾數月臨別諸生各為歌詩

以贈之且云聞朝鮮以為中原尚陸子實不然陸學間  
有尚者如此處專宗晦菴之學須以所見歸語朝鮮云  
西厓集

宣廟朝泮中諸生序齒流俗多非之曰尊敬壯元此亦禮  
俗豈可坐於壯元之上乎栗谷先生曰壯元之尊施于  
榜會可也館中乃明倫之地長幼之序不可亂也世

子八學尚以齒坐壯元之尊何如王世子乎名臣錄

問儒生空館何如退溪曰有言責者諫於其君而不聽則  
去可也韋布之士本無言責上章論列非其職也若事  
闕宗社之存止吾道之盛衰義不可不言則亦可上  
章論列其聽與否在於君上豈可必其見聽而以得請

為期乎今之館學遇事必上章若不得請則相率而空  
館空館而猶未得請則又相率而就館去之既非其道  
就之又無名是甚道理又問空館始於何時退溪曰以  
見於史者言之恐始於宋時捲堂也又曰空館迹似要

君退溪言行錄

生進壯元榜下之人致敬甚至見必趨拜不敢並行并出  
文武科亦然及泮宮罷新舊榜坐以年次雖壯元年少  
則坐於榜下之下馴致敬禮漸踈混無等級二百年厚  
風頽去可惜問韶漫錄

宣廟朝禹監司伏龍遊上舍時三公率六卿八太學試諸  
生諸生序列拜於庭下公獨揖而不拜禮官召責之公

對曰非君臨之禮諸生不當拜庭下自世祖為國相時始行此禮其後趙文正公以為非禮罷之及南家為相既嘗多殺士類怒諸生謗已遂復其拜小儒未達其宜不敢拜皆稱善定為揖禮履叟記言

仁祖甲戌李白洲明漢為大司成銓曹以公首擬副提學上教曰大司成勿為遷動以重師儒之任白軒集

慎獨齋金台己丑七月赴召余首往拜焉語間問近日太學章甫欲因新政請牛粟二先生從祀愚意乙亥之事為累於先賢甚矣至今士林痛惋不已今亦何以相異願聞先生之意公喜曰所論正得其當此事必待上好學喬治深知二先生之賢而東西朋黨亦漸消歇

公論興行然後方可上請不然而必欲乘勢角勝其害益倍矣聞今士論尚未快定賢須力言於儕友期於寢罷是仰既而余告病數月儒生輩皆以為此正議更無所詢訪及疏上上靳其請居月餘李象震疏上又月餘柳稷疏上其為誣辱十倍於乙亥果如公所言南溪集孝宗朝有言太學於食堂以色目分坐宜令齒坐以規其習李完南厚源議曰太學序齒之規始於中廟朝然只行於下齋故時議欲并令上齋行之其時學職李汝慶宋世珩皆以為可獨成世昌非之其議遂止宣廟朝先正臣李珥建議行之旋即廢去俗習之難變如此矣宜自今以齒為序元齋集

孝廟在潛邸聞長老之言知昏朝儒疏皆出權奸之指揮  
屢諭於引接臣僚之時曰昏朝廢母時館學儒生舉皆  
陳疏其忝疏者豈盡有廢母之心乎儒生輩勤苦讀書  
以期進取而身採黜陟之柄者誅以禍福賈使同忝苟  
非大力量大見識孰能不受驅迫乎此不但儒士之誤  
着亦國家導率之未盡其方也欲為定式須示中外者  
久矣至己亥春口號 聖旨使益平尉洪得箕書之命  
世子提醒其聽瑩處書畢將欲添刪歲之几案未及宣  
布弓劔遽遺厥後問于益平則 聖旨繁曰館學及鄉  
儒將欲陳疏則先期通文明言某日以某事拜疏同志  
者來忝不願者不使施罰勒忝雖居泮居學者亦許各

從其志勿為迫賈之教也 合和見聞

程子論學制欲述邵雍張載處於學校俾為士子矜式我  
祖宗朝如金鉤金泮金末尹祥久為國子長成就人才  
一時名人多出其門以近世事言之鄭暉兼大司成階  
資憲尚今仍帶頗有成效至於選士課學之法師儒自  
當講定要在得人久任 滄溪道泰

書院

我國古無書院周參判世鵬為豐基郡守時以本郡屬縣  
順興乃安文成公裕本貫即所居舊地創祠宇就為士  
子歲修之所即白雲洞也其後周為黃海監司立文憲  
堂于海州亦為其鄉先生崔文憲公冲也祠宇及講堂  
齋舍皆倣鄉校之制自此他道列邑間或有營建者及  
今萬曆四年距始立白雲書院纔三十餘年而外方爭  
慕效之朝廷或有賜額賜書處非名賢所祠及卓異之  
地則不得焉無為亭而立院者尤多無慮通六七十餘  
所清江小說

外方鄉校乃孔廟所在朝廷差官教誨此諸書院尊卑懸



殊然書院之儒則周忝判始立規以士子中解額者居之雖非中舉必以文理稍可者補之故非居業者不入鄉校則中生進者不注而章多庸雜避軍之徒故時人賤視鄉校尊奉書院無知者亦自假院儒毀譽守令守令亦謹畏以待之清江小說

京城北有曹溪洞李尔瞻以曹是南冥姓字欲立廟祀南冥闢書院聚其徒為己鷹犬任疎菴叔英聞而笑之曰曹溪祀南冥孔德里在南大門外合祀先聖耶癸亥反正後禮曹咨曰先正臣曹植書院頃年建設於中興洞口即聞有人畫為毀撤至於擲其位板云極為可該此書院乃賊魁尔瞻所主張故有識士子無一人與焉而自初

初建至今守直皆は無賴凶徒侵虐京外作弊閭閻怨之者多乃有此患致怨雖由於尔瞻曹植自是儒先豈尔瞻之和人哉人心如此實為士林之羞辱請令奉官多定軍人嚴加禁斷 傳曰允 疎菴集月沙南宮錄

科舉

高麗德宗時設國子監試取鄭功志等六十人試以賦及  
六韻十韻詩監試始此 芝峯說

高麗文宗時禮部尚書鄭惟產立糊名取士之法凡赴試  
諸生卷首寫姓名本貫四祖糊封試前數日呈試院開  
場前一日午後主文具題脚於狀詣紫門實封呈上  
自拆封賜覽各於題上落點封押而出主文承奉到試  
院翌日黎明拆封放題當直承宣擎奉金帛吐試院與  
主文同坐於舉子卷封一一帛之上遣內侍二負賜酒  
果主文亦設宴以慰間一日當直承宣到試院開拆放  
榜茅二場亦如之茅三場至二更放題餘同儀間兩日

主文各於中選卷子背上科次貼黃函封進詣紫門上  
坐便殿奉宣二員捧函至上前拆封文儒奉宣讀過其  
次上下並依主文之望而放榜焉其後相襲大槩如此  
至國朝科舉之法漸備糊名卷子與高麗同餘皆不同  
其板卷官封彌官枝同官易寫等事皆遵元朝制兩頭  
場始於世宗朝或講經或製述隨時不同筆苑雜記  
麗制四品帶紅鞞謂之假紅三品謂之真紅庶廷秀之掌  
試也其座主牧隱以其座主松亭金先生所留犀帶與  
之云柳璩之掌試其座主任景肅公解所帶烏犀紅鞞  
以帶之曰御門下有如卿者出其以此帶與之此紅鞞  
授受之所起也麗之座主門生之間嚴如父子弟囑

托拍揮不敢辭避至於座主既歿而門生有不順則夫人  
招呼面責之以故甚重知貢舉之職本朝則不然僅如  
堂上郎廳間耳謏聞瑣錄

前朝科舉只有知貢舉一人同知貢舉一人預先差定未  
免有紅粉乳臭之誚國初猶襲舊弊至世宗改定格  
例皆用元制也前夕吏曹書試官可當人臨時八啓  
受點試官奉命分注試所三館聚舉子其曉頭一一呼  
名納于棘圍搜挾官分立門外搜括衣襟箱篋文書如  
有挾持者捉付巡綽官而縛之場外則一式年停舉場  
內則二式年停舉天未明試官出大廳張燭而坐儼若  
神仙中人三館八庭整均舉子之座卽出天明張榜出

題當午收卷子踏巾還給三館登屋上舉大鍾呼先生  
臨庭呼新來又書虛榜唱之皆古風也日西鳴鼓促之  
文成呈于收卷官付謄錄官書字彌於卷兩端又書勘  
合而分割之一則封名一則所製文也封彌官受封名  
退在別處謄錄官聚書寫人等用朱傳寫文卷查同官  
讀本草校同官准朱草進乎試官品題高下然後令封  
彌官拆封名而書榜講經之法書字號於姓貯筒中舉  
子書所講書名而納之試官抽姓如抽天字則孝經書  
所付天字只書大文以授舉子讀本文釋之試官講論  
註疏胥吏書通畧粗不四字以為講籤各置於試官前  
一書講畢則胥吏持虛櫟從下而上試官以此點講籤

從多取之相等從下初場講經分數與中終場製述分  
數通計其取之非一人閱之非一手國之公道惟有科  
舉也 慵齋叢話

太宗甲午親試讀卷河崙等取舉子三人券子以進 上  
曰當依古焚香祝壯元故事信手抽之乃權文景公蹈  
也 上喜曰予悼蹈父近之早世今得子為壯元聊復  
自慰顧語崙等曰此榜乃予門生卿等不得為自家桃  
李也崙等終不受禮謁蹈後改名躔 筆苑雜記

世宗壬戌始定講書試士自講書廢製述取人舉業者徒  
事侶文不讀經書是時 王世子親臨講學一生講書  
盡傷之盡曰盡一生講詩殿屎之屎曰尾一生講春秋

鄭突之突為突然一生講禮檀弓曰檀木之弓故講書  
試士之議始定太平閑話

世祖丙戌五月設拔英試七月設登俊試鄭璘趾鄭昌孫  
申叔舟等為對讀官公卿宰輔宗親駙馬皆令赴試及  
其應榜百官陳賀賜恩榮宴于議政府壯元金守温以  
下十三人各賜鞍具馬仍召見內殿曰是科予當為恩  
門宜號是殿曰思政殿越數日 兩殿坐思政殿諸人

獻爵一如門生座主之禮吾東方所無之盛事也

筆苑雜記

中宗已卯設賢良科政府禮曹同議節目京中則四館勿  
論儒生朝士薦報成均館轉報禮曹中樞府六曹漢城  
府弘文館亦舉所知移文禮曹外方則鄉所報守令守

令報監司監司移文禮曹禮曹合取京外所薦開具姓  
名行實報政府四月 上御勤政殿親策之八試者百  
二十人或云就其中又選五十八人讀券官申用溉等  
科次試券取掌令金湜等二十八人 東閣記太平閑話

中宗已亥金慕齋安國啓我國取士必講四書三經用力  
分而收功淺若依朱子之議每式年遠試一經則比今  
中朝專經之制尤為詳備請試行之 湖陰集

東方科舉取人之制麗朝中葉後只有三年一取三十三  
人之外更無別舉我 朝亦依前朝有式年三十三人  
試取之規而臨時推擇或進或退初無定日至 英廟  
朝右文興學始為幸學試製若干人賜紅牌自此之後

遂成別規漸至滋蔓至燕山及中廟朝濫觴極矣至明廟朝又有給分赴試通計之規或直赴會試或直赴殿試式年之外曰別試曰幸學曰庭試或因事而舉或援例而設或春秋而各舉或一月而再舉或連歲而特設或一歲而三舉不告四方不聚多士唯以表箋數句限其日時名曰燭刻一日之內便登高科偉門大開士皆奔波而三年大比通經製述之法漸不如古矣以今觀之前朝之時科舉甚稀宜其賢才多漏而名公巨卿雄文大筆皆由科目而出及乎我朝科舉甚數宜其賢才之輩出而才華賢德之士絕無僅有鄉曲之間彬彬可用者未免遺漏科舉愈煩而士習益渝人才日下誠

可恨也

松窩雜說

祖宗朝增廣科只於卽位元年行之故成廟追崇憲宗不設也宣廟己丑改宗系告廟大赦朝議以為與開國同慶設之庚寅冊平難功上尊號時宰以為與卽位同慶又設之非祖宗舊制也甲辰冊扈聖宣武等勲上號援庚寅例又設之丙午以臨御四十年時相柳永慶稱慶同卽位又設之光海時屢設之仁祖乙丑冊封詔使胡良輔等出來禮判李廷龜請改設識者以為既設卽位增廣不可疊設此科廷龜請改設別試癸卯追崇元宗設之非德宗時舊例也乙亥元宗祔廟又設之

荷潭錄

宣祖庚子式年始設科舉為慮十年兵火書冊無存中外  
舉子未遑讀書將不能充額只以四書一經試講只一  
番權行而其時亦議其苟簡備局騰錄  
我國式年及第專取講經其意甚美而但講經之人既無  
致用之實又或不能屬文故俗數慢必曰實學及第有  
以致之也芝峯說

仁祖朝趙浦渚翼為禮判請廢科制曰我國取人以經書  
背講為程式故無不竭力誦習章多昧於文理短於文  
字唯在凌此科制凡大小之科無不以經書為講而昏  
令臨讀惟觀讀之生熟問其意義之所在音釋雖達於  
該譯苟通於文理則不介如是則為士者無不以經學

為事而必皆求其意義且經書之外又宜試近思錄也  
謚狀

中廟丁卯金大有中庭試壯元直赴進士科 孝廟嘗摘  
奸四學八齋儒生出論題製述八格者直赴進士會試

朝野記聞

孝廟庚寅林判書壇筵對陳科場不嚴之弊請刻謹封字  
緝於皮封以防先是試券皮封糊名外謹封三處舉子  
多從御宰名流請書考官易於徇情故分啓改其式其  
明年始用割封之規謚狀

肅廟甲戌兵曹判書尹趾善曰近來庭謁聖以胥吏輩書  
寫事至有宰相為子牙相爭者極為駭然矣領議政南

九萬曰謁聖試士於明倫堂乃是祖宗以來定規  
明宣兩朝人物蕃盛其時儒生之多又不下今日而未  
嘗有庭地狹窄難容之弊退計十餘年前亦無弊設行  
於明倫堂矣近來則明倫泮水堂并八棘園中而亦且  
不足丙寅年間故相臣金壽恒姪子被蹂躪而死故不  
得取士還宮矣至於庭試則例設於仁政殿而曾前  
亦何嘗有難容之時甲子年則自仁政門通兵曹前庭  
猶患不足此無他京中有形勢士人多率書寫人持書  
冊人持飲食坐席人甚者或至十數人故罷弊者亦皆  
效嚙成風此蓋國無紀綱人不畏法故也且士子之數  
多如此隨從之備具如此故成篇至於累千張考文之

際時刻促迫急於出榜唯以揮掃為主初頭則善作而  
見落末終則雖庸作不得不充數是何事體耶且表題  
不過出於歷代史紀故若抄聚東人數千首則逢前作  
者頗多無有寫手故不能書不能製而冒占者居多此  
皆難救之弊也臣竊文科庭謁聖亦依武科例設初試  
取六七百人呼名點八則可無如前混雜之弊矣上  
曰大臣之意誠是而至於謁聖異於他科初試似難輕  
議矣

備局謄錄

文科製述多取策論而罕用表箋庭謁聖必設初試使會  
考之際不至淆亂則所選必精而近日科製多用表箋  
實開剽竊倖忝之門且於庭試謁聖則試卷四五千張



使半日半夜間課次未知此為精掄詳擇必欲為國得人之意耶抑欲於許多人中拔出一運通命好者以驚人耳目耶至於武科凡於會試殿試必定額數多不過百少或至五六十而武藝之外必嚴講書之規則幸甚而自前朝臣屢以此為言未蒙 聖旨之開許奈何 葉泉

與明谷書

甫廟庚辰三月 下教曰儒生賜第其道太廣宜可變通以杜僥倖從今日定制黃柑外勿許賜第庭試謁聖收三人而或曰慶別設庭試則臨時稟旨俾存區別之意

寶鑑

舊例節日泮製承旨與提學偕往試士承旨收券詣闕而

大提學則退歸私次科次命下後始與提學承牌八來甫廟癸亥菊製承旨白上曰節製乃賜第之科而考官自外八來非嚴事體之道請與大提學南九萬收卷偕八而兩館提學則未收卷前留待公解詣闕後同為科次宜令定式遵行 上從之寶鑑

諺曰我國公道唯在科舉而世道日下姦巧漸滋不公不正近來益甚每擗出而人言不勝籍籍或謂如中朝設場屋則可無此患然苟無公道有屋何益區區法制之未不足以防姦宋元豐間禮部貢院大舉子皆死 皇明天順七年會試場屋災舉子焚死者千餘人此亦可慮唯恢張公道慎擇考官庶乎得矣 芝峯說

八場舉子書冊搜挾之禁在前極嚴唯韻書外不得私持一卷故赴監試者細書山立玉色義塞鼻孔以八時謂義盈庫令則法禁解弛公然負持以八舉場為一書肆良可駭也芝峯說

國朝以後文武榜有不公試取則罷榜而無削名之例有舉人成守琮者中 中宗己卯別試議者以對策文理不屬入啓削名榜目前此所未有也思齋撫言

明廟在潛邸時受學於慎思獻戊午別試思獻八殿試試官考畢以其試卷上之思獻之名不在焉特命次中以上盡入之許令盡賜及第思獻始得忝其榜有老微弱公私賤並忝之語慎思獻年過六十老也柳祖詢門地

不顯微也尹根壽年二十二弱也姜文佑新良人賤也

寄齋雜記

宣祖庚子榜及第李涵以用莊語特命削科遂為成例芝峯說

仁祖丙子秋監試二所鄭斗卿為試官舉子輩以為鄭侮辱先聖作孽罷場清陰金公尚憲陳劄請於一所加取兩試各百人以補二所之數苟且甚矣識者非之菊堂雜語

仁祖戊寅庭試舉子李廷相試券中用根祖御諱付標以下當拔與否議大臣左相崔鳴吉以為放榜之後始議處置事甚稀罕故郡守姜鬻犯 宣廟潛邸時御諱故直赴之命及於居次人傳曰姜鬻等事其御諱

先王令中外勿諱為教故置矣禮曹啓李廷相之事與  
駕有異似難仍存板去何如 傳曰依允朝野記聞

先朝有一舉子誤用於 國諱而削科者科場之規用國  
諱者皆削明有法典而其時 廷臣有言其可惜者

先王即許復科 老峯疏

去年鎮川鄉校之變湖左科儒未入場而聞者不入入場  
而聞者不製而出湖右則入終場始聞而不製而出者  
多而亦有全不出者此則各以其邑風俗異也聞 考  
廟朝安邊有校變亦值臨場而退定其科 允庵壬戌書  
甫廟壬戌備邊司 啓以增廣大小科設場之期當在於勅  
行渡江之後而諸道則固無日勅行妨碍之患莫重慶

科不可每每延退兩西各邑事勢雖異於他道在前勅  
行與科期相值之時屢有仍行之例今番亦當以前定  
日設行而但平安道則道內文官守令無多南北道  
兩試官或與出站相值則恐無以推移依前例今奉道  
叅量南北道里遠近以其非直路之路合設一處差送  
京試官與奉道都事同為試取事蒙 允備局謄錄  
肅廟甲子文武科式年會試四所諫院行公之人負只是  
三人無以推移令政院考例則庚申八月領議政金壽  
恒以文武科試所及鞠廳之坐進叅諫官元穀不足常  
時諫院無八直之負則有監察代直之例武科試所一  
處以文監察代送之意陳 達蒙允矣 傳曰今亦以

文監察代送可也 備局騰錄

金慕齋以試官入場屋考試精審務得人才必經十五日  
然後出榜至今稱之 先王朝已亥別試余與院陽府  
院君李忠元為考官李公言 國家以擇士之柄付于  
我等若有厭怠之心考校不審終失人才則必有天殃  
凡試卷之魯莽不堪讀者必盡篇乃已過旬日始出榜  
甚得考官之體矣 芝峯說

鄭畸翁弘溟嘗以考官八試院語同僚曰奉君命試多士  
而容私於其間者其心足為逆賊 公私見聞

仁祖與孝廟論難國事評品朝臣 孝廟舉一朝臣姓  
名曰此人何如 仁祖曰其吏能文才人雖難及予嘗

謁文廟試士見其有容私之狀透露於外君前如此則  
外處可知 宣廟嘗有言曰人主欲知臣僚之善惡則  
必先察於試士之時旨哉斯教予自見是事之後雖外  
假顏色而待之中心則終不能忘且憂其前頭為惡之  
漸大矣雖有諸葛之才終非信臣則將焉用之 孝廟  
以此語 顯廟 曰 繼錄

南相國九萬掌試於亥亥增廣金昌協對讀至李瑄儂文  
其生疎朱筆亂打殆無完處及書等第使書以三中昌  
協深以為訝再三持難公曰觀其文必多讀書能文者  
而偶於儂文生疎當優長於對策而終場之必能赴試  
未可知姑置高等宜耳昌協不得已書以三中而猶未

信及終場果以對策高中而佳作也昌協歸語人曰文  
鑑如某台者為試官而後士子可赴舉云 晦隱集

中宗辛卯別試南衮為讀卷官見一試卷下官不欲取衮  
力執以為能文者所製遂取之及拆封乃黃憲也鄉生  
無名衮慚焉招見憲于茅憲年少有姿容衮欲索前鑑  
誠之明極力次噓弘文錄時自加圈累點擢拜弘文正  
字驟躋華要後於 明宗朝八相年未五十日月錄

鄭貞節公甲孫性清且嚴峻不敢干以私嘗為咸吉道監  
司被召如京及還道見解榜子烏亦中焉公吞髯怒罵  
試官曰老奴敢孤煩我乎吾兒烏崇未精豈可僥倖欺  
君耶遂鉤去之竟黜試官 筆苑雜記

嘉靖癸卯殿試尹長源八場見盧寡悔之作語同八試場  
者曰寡悔表非所長而乃爾能製若出楊憲悔之作壯  
元彥久擗眼我則探花既榜 盧果壯頭車軾茅二尹  
春年茅三長源為二甲一名長源謂人曰我不知有渠  
軾終作茅四名蓋我國呼車字如渠渠軾誰某之稱也  
姓則音車而長源呼渠者蓋為謎語以諶之也 月汀漫筆  
李陽城承召權翼平擊尹斯文箕魁初試會試殿試三場

東閣記

國朝科舉置為壯元者無幾鄭獐趾為及第重試壯元南  
李瑛為生員及第壯元李石亨一年為生員進士及第  
壯元而初試皆壯元金守溫為拔英試登俊試壯元金

訢為進士及第壯元申從漢為進士及第重試壯元裴  
孟厚為生員進士壯元金千岭為進士及第壯元金克  
成為生員及第壯元金球為生員進士壯元梁應鼎為  
生員重試壯元金和度為進士及第壯元李珥一年為  
生員及第壯元生員初試及第初試覆試皆壯元丁胤  
禧為及第重試壯元姜紳為進士及第壯元此誠難事  
而李石亨申從漢李珥尤難也一家疊為壯元及第者  
金訢金詮兄弟及訢之子女老皆為壯元金千岭金萬  
鈞金慶元連三代為壯元蔡壽及女婿金安老李籽皆  
為壯元誠罕有之事 聽天雜錄

明宗之際嶺南人尤登庸以科第言之 明宗十三年

戊午司馬獨目尚今見在進士一等五人安東李中立  
漆原周博星州金宇顯三嘉金攬安東辛乃沃而生員  
壯元又周博皆嶺南人也近世生進壯元豈有遠及嶺  
外之理哉 先朝一視中外而以嶺南為士大夫之翼  
北此亦可見而今則既分京鄉又分西南每偏用一邊  
之人如是而欲使布列百職者無蚊負之患不亦難乎  
壽谷集

壬午年及第放榜後謝恩之日 世祖欲於後苑引見新  
恩令遊街於苑中兼賜優人布物預備以待大抵謝恩  
日則兩榜俱會文科壯元家一時詣闕又翌日則兩榜  
會武科壯元家一時謁聖例也是日兩榜會壯元柳自

濱家設爵留連後詔闕承旨亦不以時八啓日高猶不  
得八俄而天威震動自內傳問新恩晚來之故政院啓  
其由 傳曰早往壯元家十人特許遊街其餘皆付法  
官推官 慵齋叢話

黃烈成守身及南忠簡智皆為首相切名富貴當代無此  
常曰男子不於紅紙上題名餘不足觀 名臣錄

宣祖朝柳叅議祖訥赴舉與其兄祖詢撰寫紙券遂及第  
公即上章願以此歸兄上從之及陞通政階後請擬

先朝慎承善權攀例不拘資階而赴科時人譏之 南溪

柳叅議祖訥少業舉子業無成既陞堂上後陳疏援花山  
君權攀例請赴舉不見許柳嘗曰名士如三宰成公元

勲如高山君朴某皆是不關必須登第後是可傳於  
世人之歆艷科第乃至於此耶 月汀漫筆

李爾瞻既擅國政惡異己之議後慮新附之無人乃與門  
客謀曰今世之所重無如科舉若盡錮異論之士子而  
九試試官皆以同類人充之納其試券之時或以所製  
頭詞或以字標相通一一取之式年講經則前期相議  
其生出經書某大文應某千字某字製述字號亦如此  
故別試增廣謁聖所取士盡是其類而異色之人幸參  
於榜者絕無而僅有 荅泉雜記

李大燁爾瞻之弟二子也弱冠為進士壯元連登及第重  
試壯元車雲輅天輅李再榮之所製也為吏曹即於政

廳寫一堂上批草曰通政大夫攻即政字之誤也該吏  
教以政字終不成形其黨孫侗在座代書之韓禧韓吸  
續男之子也吸以通經十六分登科禧則庭試論居魁  
直赴殿試李箴借述也吸之及第或問講處至大學則  
曰逢二十章及為翰林傳諭于鄭相仁弘仁弘令吸書  
答箴中有亮采字吸不能書鄭相曰亮采字出尚書式  
年及第何不知曰生讀下經而不讀上經故不知云所  
親或戒續男答曰事已至此剖棺斬屍以下吾不復顧  
慮云 苔泉雜記

光海朝有夜書都承旨韓續男門云明經賢士盛於斯二  
百年內始見之七大文通從自願暗中蹤跡鬼神知時

此等譏世之詩甚多其年科柳希奮一家五人同登而

李相德馨之子其所製與朴弼菴子之卷俱在取捨中

考官以為止相之子不可與時相之子相較遂擢取朴

子有無名詩曰城南五柳獨專春竹上題名搃出月柳

之名預書  
試官翮竹兩相驕兒爭得失始知生死判 又朴弘菴

七子皆名章字而連章者以武出身韓定國五兄弟

時登颺而定國尤甚故有流行對韓國五國定國止國

朴章七章連章文章 日月錄

善文人某甲每於大小科為人所誘從外代述臨老貧不

能自存流離四方丐資生親朋問其故某甲曰吾於

賣文之時自謂代述捷科則當受其厚報可以終身溫



飽矣彼既顯揚則見吾輒羞愧不欲相對雖或強勉言  
笑中心則欲其死以滅跡藉吾得科者無一人不然吾  
若仍復注來必遭毒殺之變故不得已故窮鄉以避禍  
也幸為我傳說此言於賣文者俾為後人戒云 目繼錄  
祖宗朝士大夫最重。誠如金慕齋為重試工夫多製表策及八試  
權大憲弘素善策慕齋曰吾欲為魁此老入場不得不讓也  
也榜出果權魁而金第二矣金弘度進士及第連擢壯元  
嘉靖丙辰入重試不製策而飲酒曰此膝不屈於人者再矣今  
梁應鼎入試吾恐作李延城蓋李延城石亨一年三元而  
重試為第六也 識小錄

### 考官

金慕齋以試官入場屋考試精審務得人才必經十五日  
然後出榜至今稱之 先王朝已亥別試余與完湯府  
院君李忠元為考官李公言國家以擇士之柄付于我  
等若有厭怠之心考校不審終失人才則必有天殃  
凡試券之魯莽不堪讀者必盡篇乃已過旬日始出  
榜甚得考官之體矣 芝峯集

鄭畸翁弘溟嘗以考官入試院語同僚曰奉君命試多  
士而容私於其間者其心足為逆賊 公私見聞

仁祖與考之廟論難國事評品朝臣 孝廟舉一朝臣  
姓名曰此人何如 仁祖曰其吏能文才人雖難及予

嘗謁文廟試士見其容私之狀透露於外君前如此則外處可知 宣廟嘗有言曰人主欲知臣僚之善惡則必先察於試士之時旨哉斯教予自見是事之後雖外假顏色而待之中心則終不能忘且憂其前頭為惡之漸大矣雖有諸葛之才終非信臣則將焉用之 孝廟以語此顯廟 目錄

南相國允萬掌試於癸亥增廣金昌協對讀至李瑄儂文甚生疎朱筆亂打殆無完處及書等第使書以三中昌協深以為訝再三持難公曰觀其文必多讀書能文者而偶於儂文生疎當優長於對策而終場之必能赴試未可知姑置高等宜耳昌協不得已書以三中而猶未信及終場果

以對策高中而佳作也昌協歸語人曰文鑑如某台者為試官而後士子可赴舉云 晦隱集

中宗辛卯別試南家為讀官見一試券下官不欲取衣力執以為能文者所製遂取之及拆封乃黃憲也鄉生無名家慚焉招見憲于第憲年少有恣容衣欲實前鑑識之明極力吹噓弘文錄時自如園累點擢拜弘文正字驟躋華要後於

明宗朝八相年未五十 日月錄

成化丙午重試姜政承龜孫赴試其婦翁之弟成虛白以知申事在省而其父晉山以提管八直謂虛白曰吾家連魁亦盛事也蓋與君代作龜孫之策乎自虛頭至條對則姜製而自當今設救弊至篇終則成製之令書呈則考官徐四

佳李三灘皆擊節歎服當為第一時金班崖為上試  
官佯睡不細看叅試官等門則曰更再問亦如是以為夜  
困而莊之至曉又讀而稟則曰次上可也人或恠之問曰此文  
甚好何以云未入等也金笑曰此作非成姜二家子弟當為  
杜元矣速取封彌窺之則果姜相也金曰吾與姜同榻而  
成倪學于我吾能辨其文矣自此至彼姜文而自彼至此  
成作也詐可為彼所瞞以撓國試乎眾皆服遂絀而申從  
獲為魁云

識小錄

### 謚法

睿宗初政銳意圖治未幾玉體漸不寧嘗手寫冊背曰睿  
宗又曰克得此謚足矣不數月上賓群臣上謚曰睿宗  
果合聖意異哉 筆苑雜記

成宗甲辰奉常寺上金良璈謚曰恭威福甫齊亮上問於  
政院對曰良璈有褊心之病故如是 上曰向者金光  
國尹繼謙之謚慮有後弊欲改而未果今有正直之人  
其朋友以私請嗎而不泛則皆云其心褊急以正直得  
褊急之謚可乎予欲改此何如政院曰奉常既已定謚  
改之似難正直人豈可以褊急稱之良璈褊急之病想  
必公論皆然今若改定恐有後弊但於奉常擬進六字

上裁何如御書恭肅二字而出敬事供上曰恭執心決

斷曰肅設聞瑣錄

成宗甲辰奉常擬進李繼孫謚曰長敬玠憲誨人不倦曰長述義不勉曰玠金文簡宗直啓於經筵曰繼孫為永安道觀察使興學養材多中科第然誨人不倦如金鉤金末者當矣以監司興學而已不自教誨何以得此謚其曰述義不勉亦失實曾以罪謫罰而謂之玠不可也繼孫善人君子豈無他美謚上遂書敬憲公而出設

聞瑣錄

國法奉常寺主議謚自中宗中興以來謚議不正特命弘文館應教以上注叅駁議是時謚金壽童柳順汀

等政府以名實不副令奉常改之邇來議謚之際其子孫奔走干請必欲得美謚而後已少不稱意輒復追改故所謚皆不得正有武人張珽者叅靖國功臣死奉常正安彭壽讞謚曰忠烈公自是謚無文忠兩字則人心恠之陰厓日記

元宰臣請謚者將一家所錄或師友所撰行狀投呈于奉常寺其頭辭曰某官某為請謚事奉常寺送于吏曹考勲司取考平生所歷官階並行狀送于弘文館撰其謚備三望以落點後弘文館吏曹會同奉常寺方撰謚訖送于兩司議政府署經馬林嵩善百齡賜謚曰昭彥謚法容貌端雅曰昭舉止安詳曰夷文定大怒訖謚官並

令罷職弘文館則應教朴淳也吏曹則佐郎朴謹元也  
遂使改謚三司方議于奉常寺參奉張應禎出曰愚意  
謚以文正竅為合當也無不竊笑之亦被論罷然終改  
以文忠寄齋雜記

上明宗廟號曰明宗 明宗平日嘗曰得謚為明足矣至  
是果合先旨 大妣泣諭以平日之言 寶鑑

許筠在經筵請謚柳眉巖希春 宣廟只令贈右贊成而  
不許謚 識小錄

### 私家禮製

我東婚禮鹵莽中古以來士夫皆於婚夕委禽於婦家  
而不行合卺之禮三日後方行之此甚無謂徐花潭  
始折衷為婚夕合卺之禮至今行之 晦隱集

明宗乙巳柳贊成仁淑被禍有女未適人而遭禍為宗室  
清化守昌淑副室及仲寃後 宣廟特命更備贄幣曰  
以為室 明谷集

我國薦紳雖稱巨闕自高麗以上靡得而詳則夫諸李之  
鄉貫雖或異籍安知其不如魯之庶姓自別而俱出於  
一源乎嘗聞之故老李漢陰德馨於壬辰倭難時以接  
伴使隨天將注來幕中儒士多有慕其風義者及聞娶

於李山海之門曰此夷虜之風也中國絕無此事又曰  
李爺若非此事豈不為完人至於國家議婚率斥姓李  
者不在揀選中 宣廟朝自上有所屬望必欲破此格  
而諸名臣引義爭之甚力遂從之獨士大夫家至今承  
訛蔽糾不以為非蓋任便從俗不稽古經之過也南漢說  
魚相世謙性豪邁不拘小節在相位遭憂 成廟以年老  
命食肉對客恣啖頗有譏論公聞之曰以我食肉為不  
可則可獨處而食對人而不食吾不能分其是非也其  
時金濯纓李雲居喪削弱自知減性不待人勸而殺鷄  
食之乃曰予在翰院嘗書一宰相居喪食肉之非不謂  
今日身反蹈之 丙辰丁巳錄

太虛亭崔恒葬于今南漢山城下其夫人見山曰此是無  
後之地宜改葬而國製禮葬之地不敢遷吾宜別葬遂  
自卜於其近地十餘里而卒乃別葬至今有後云可見  
國初嚴於君賜之禮也 晦隱集

宣廟祭已高佐即從厚晉州城陷時赴南江死失其遺體  
以禮不許招魂葬不置墓 葉泉集

呂叅判爾徵鄭監司百昌友婿也兩夫人同避亂江都節  
死草葬事定開飲而顏色已變不知誰為其夫人終難  
為日後合葬之禮故兩喪俱葬於楊根兩家子孫輪回  
祭 晦隱集

鄭圃隱廬墓側立家廟之後我朝士族無不效國初家廟

猶未盛自經己卯諸賢申正世道而為士家者無不立

廟清江墳錄

安塘相公之族弟璐著喪制要錄有葬後返魂又有大祥後返魂到家兩節蓋其時則與麗末國初之俗稍變而以從前地葬稀濶故深山鬱密既無閭閻又多虎豹守墓極難立齋寺借僧力設忌祭於寺中只以蔬菜行之至今有僧齋之說間有有力者則別立草屋留男奴行朝夕祭於神主如朝家守陵官至今稱喪家男奴曰行者蓋行祭之訛傳也喪人自非誠孝出天者則皆委神主行祭還家而處蔑禮莫甚三網行實以廬墓三季謂孝子旌閭者事勢如此故也今則山亭漸逼窳墓下雖

或無奴閭閻相比三季廬墓有何難乎退溪以後漸次修明正禮今則奉主返魂祭饌用肉而廬墓之制則廢而遂絕晦隱集

廬蘓齋以為返魂雖古禮我國居廬一節自是好風俗返魂則居於好廬與妻子混處忘哀之時多喪紀毀敗大不可也常侍經席力陳居喪返魂之非月汀漫筆

栗谷之喪余方守先考制依黃勉齋服晦菴之制具巾帶注隨栗谷之喪時時輩在政席以此為不謹執喪防塞王子師傅望有一人曰昔曾子當喪而注吊子張曰我吊也歟哉於朋友尚且如此况於師乎是非塞之也乃通之也然塞者力故終不擬焉沙溪語錄

仁祖丁丑起復張公維為右相張公懇辭請守制公上劄  
曰 宣廟甲午年間賊退已三年南邊雖有餘寇宗非  
今日之比而故相李德馨起復為兵曹判書累劄之後  
終不敢辭昏朝朴承宗亦起復拜相而固辭不出帶職  
在家以過三年至於今日承宗不得孝子之名德馨獨  
為中興賢相今春宮北質萬姓瘡痍其為金革孰甚於  
此如使國止家破忠孝兩失則僚相恐無以自解於後  
世也 遲川集

孝宗朝閔老峰弼重禪月為校理八直時將開筵講詩傳  
公陳疏以為禮曰禪而從御又曰從月樂令臣之出而  
從仕雖不敢辭而登筵講詩有所未安請遽 上特許

八侍時使下番替讀 老峰集

禪月不仕始於族祖參判公近時皆不仕而李參判敏迪  
禪月行公崔相國錫鼎亦行公 晦隱集  
晝祭用燭乃我東佛事之習如墓前必設長明燈可見也

自 宣廟朝以後墓燈廢焉 晦隱集

張旅軒家考忌則並祭妣妣忌則不及考此蓋有事於尊  
者可以及卑有事於卑者不敢援尊之義也潛治朴先  
生再三稱之然先生家却兩祭但其先大夫有兩妣故  
考忌則并祭兩妣妣忌則只祭當祭之妣及考位焉 治  
三官記

趙浦渚翼著家禮鄉宜曰家禮有是日不飲酒不食肉夕



寢于外之文國俗忌日前期不飲酒食肉禮文所未有  
然此國俗近厚慶也愚謂東俗龔僧齋故然耳 晦隱集  
孝廟嘗戒諸公主曰予在潛邸時見 宣廟朝王女某翁  
主家於其祭先之節不念國家祭享亦有限制只謂豐  
備而後可得孝子之稱務為觀美盡其侈靡故每當祭  
期家力不贍不能盛辦則輒托家有染疾痘疹關而不  
行此非薄於祖先而然也欲豐則力所不逮從略則恐  
被譏議遂至於托故不行仍成謬習初若度其所能辦  
而的定則宣至於香 不舉予予嘗親見此事常用慨  
歎汝輩宜以此為懲先思其可久不替之道而為之目

雜錄

慎獨齋侍寢於沙溪四十年沙溪有所問雖當夜臥寢必  
起坐冠帶而對又當昏朝時家甚窶祭祀無以成樣每  
行時祭祭饌至有一位用鮑石魚一尾者在誠不在物  
亦可為後人法 南溪記聞

許公厚宰砥平日八城實祭用鮮魚使人騎馬奉持前行  
公隨其後乘舫則安頓高處俯伏於其前其祇敬祭物  
如是云 治谷三官記

朴醉琴彭年死時子珣之婦方有娠朝命生子則殺之朴  
之婢亦有娠言于婦曰主生女則幸矣雖或俱生男當  
以婢生代其死也及產生男婢易而子之名曰朴婦及  
長自首 上特宥之改名壹珊 長貧胡撰至玄孫繼昌始錄

用為參奉繼昌嘗於先生諱辰夢見六人來上於祠堂門外覺而即洪六位以祀鄭寒崗曰凡為士夫家有勲而封君之祖則例為始祖而不遷今先生事業豈特封君哉命以永世不遷故因以為定式云 朴崇章所記

尹復為安東府伯往謁先生先生出接之尹納禮筆先生偶不開視及尹辭去八見之乃有彊肉是日適先生家忌也即具書追還蓋以忌日受肉為未安故也又於十月二十四日 成廟忌辰 趙士敬持酒肉來亦設酒而不受其肉 退陶言行錄

我國士大夫自先王朝父母喪則皆居序終制期服以下則只着布帶或於絲服上加之其日數則依家禮假

寧格以次減殺終其日則除之雖未葬而聽樂宴飲自在人無恠之者 宣廟即位之初學者泛遊儒先漸講喪禮暮切以下皆依禮製冠服畫其月數不預宴樂當初為俗論者恠而排之今則幾乎成俗其不為者指為鄙野矣且於忌祭純用素饌若或依家禮用魚肉則莫不駭異今則窮巷婦孺皆知祭需當用魚肉信乎轉移風俗在君子之德非難事矣 東閣記

家禮六親之喪各有等衰之服我國雖遵行而常用於父母而已自親兄弟以外皆着布帶日月久近循國典給假之限而已 明廟壬戌年李相浚慶為兄觀察使潤慶服衰自浚士類頗有服其祖父母兄弟以及伯叔父

母者遂為近世厚風 清江瑣錄

近古國俗脫父母喪未及終制者皆用黑五十竹草笠垂黑木纓白衣白帶以至禫過而純告蓋中古我國士人平時常着淡黃白草笠若今之上殿別監及司僕牽馬夫所着故也其後士類所着草笠變白為黑而禫前之笠亦泛而黑白布裹笠則唯國恤着之今右相盧公守慎己巳庚午年間遭父母喪祥後以遠黑為未安用白布笠如國恤時所着者鄭直學澈亦倣而用之自後禫前之笠或白布或白草或黑草各任所見無定制申校理點啟於經筵議定以白布之笠 清江瑣錄

徐樂峯渚三歲而孤育於季父司藝庵及司藝沒心喪三

年過毀善病後為天將劉繼接伴官聞叔母喪欲如喪

司藝乞解官劉方喜得公咨請勿許 名臣錄

清陰金公出繼為人後遭本生外從妹之喪曰有總不降之文着中帶成服後有為人後者遭本宗總親當降無服之喪以清陰公之事稟議於愚伏鄭公鄭公曰清陰之意出於從厚君亦從厚可也 目錄錄

宗家歲久頽落奉祀孫宗道欲修治而家貧無以為材先生令伐墓木以為用或以斬立木為疑先生曰以之為私用則固不可若取墓山之木治先祖之宮以奉先祖之祀則是肯搆之大者也有何不可予退陶言行錄

嘗觀識禮者遭服而當晨謁祠堂則宜着黑帶既下還素

帶吾則視所遭之服於祖先同有服者則仍以素帶晨  
謁是固出於臆料而蓋亦曾子問中士總不祭所祭於  
死者無服則祭之義也 三官記

尤菴師事沙溪幾十年後服心喪期年 年譜

壬辰亂離議所以處神主者余諸父與判書公宋壽壽子孫  
相議曰與其遷奉而行身死於盜賊而棄於道路無寧  
埋安於祠堂之後幸以生還則可以依回奉安矣議定  
後判書公子孫當夜諱人而埋安故鄰人認為室貨而  
掘發余諸父則當晝掘坎納主於大瓮而安於坎中兄  
弟內外皆拜哭里人皆驚而來會良久掩土人皆知為  
神主故得免發掘之患云此則伊川埋范淳夫之餘策

也此不可不知也 尤菴集

成大谷運自以非宗嫡不立後取夫人之兄金天雷之子  
可幾養而教之又哀仲氏為乙巳權奸所螫而一女無  
依以可幾妻之托以後事可幾承遺教服先生以期祭  
至其子之身 行狀

成聽松守琛外舅無嫡子只有孽息遺命以先生次子奉  
祀先生曰外舅又有先考非外孫所宜承祀請于妻母  
金氏取同宗人為後金氏不從又勸以孽子奉其祀退

溪集

沙溪先生家長子早死於壬辰之亂故命慎齋為承重慎  
齋又以無嫡子故移宗於其季 南溪禮說

慎獨齋夫人俞氏性不慧不能備夫婦之道遂得粟谷庶女為小室及俞夫人歿沙溪謂慎齋可以後娶生子為承重計心喜之後招慎齋語之曰集爾令妻止可以謀後娶豈非宗祀之幸耶慎齋起而拜曰人各有命命既不好得前人為配終身困苦今雖改妻安知其必愈於前人耶蓋安於小室之賢無他意也沙溪憮然久之宗事遂不成後余與无齋語及此事曰何不取无子為後乎曰亦嘗以此屢質之終不見聽至今未曉也南溪記聞

崔遲川無子以從子後亮為後生子後尚先是國俗立後後子生則以其子主祀公謂既定父子自有天倫之序不可易也請於朝後後亮世之知禮者躓之仍著朝令

藥泉集

甫廟甲寅閏葉苑其子世益有狂疾其孫慎代服其喪禮曹啓曰儀禮經傳有父有廢疾孫為祖後者亦斬衰三年之語而或以為此則非指士夫家而言或以為喪制達於庶人亦可做而行之執此兩端折衷未易請議大臣領相許積以為禮曹所云者是通解五服畝說而其目乃天子諸侯正統旁暮也其非為士庶之禮不啻明白且家禮及國制未嘗有父有廢疾為祖曾服斬之語則豈不以天子諸侯之禮不可用於士庶家耶我朝三百年来喪性及篤疾之人不為不多而一未聞有子代父而服袒者閔慎既曰問於知禮者宋元卷時烈則何不

用其當稟禮部以為定制之言而擅自代父服衰自陷於  
悖倫之歸乎左相金壽桓以為閔慎之代父服喪蓋據  
朱子喪服劄論而原劄無天子諸侯士庶區別之語  
且儀禮喪服畜中所云云只在於天子諸侯旁其服畜  
而不在於本宗服圖故說者以此為士庶不可通行之  
証而亦有所不然者嫡子先死嫡孫承重之服亦只載  
在天子諸侯服畜則其父以嫡子先死之後為其子者  
其將以闕於本宗服畜而不服祖以斬乎此兩款之只  
載於天子諸侯服畜則同一則上下通用一則只行  
於天子諸侯不行於士庶亦非臣之所敢知也判下以  
為父在代服祖喪莫大之喪禮也不待稟定朝家擅自

代服之狀誠極無倫使之更無如必之弊 國朝典謨

我國之制使為人後者書其四祖并書生父之規或言自  
宣宗大王受教為始云 三官記

仁祖朝諸臣力爭追崇之不可 上曰諸臣何以並生親  
推恩乎自是遂傳生親之贈 昭隱集

仁祖丙子趙浦渚翼為工判以其父瑩中時任繕工監僉  
正為工曹屬司辭遞 同春集 謹狀

徐頌相文重嘗為慶州府尹李左相畜為安城郡守昏辭  
不赴蓋徐相之祖達城尉諱景霄李相之曾祖察訪諱  
安性與邑名音相似故也 壽谷集

先生曰於長者之前稱我甚不穩當昔姓吳人每自稱我

時人目之曰吳我或於長者前必稱小人亦甚無理某則平生未嘗稱小人也德弘問然則凡自稱如何曰古人自稱必舉其名某於古人無所得祇欲倣此也退陶

言行錄

沙溪服粟谷大功魯西服慎齋小功

李時稷

竹

掌令時尹昉曾孫世昌敢娶婦於叔母喪未殯

之前李時稷常憤之至時世昌之父差守宰將赴時稷

倡言於諸僚越其署

愚伏集

